

基斯夫雪尼爾巧

譯 彌 世

爲 何

刊叢活生化文

XI

何 爲

N.TCHERNISHEVSKY

世 彌 譯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第 十 一 卷

第
一
部

自序

我的善良的公衆！這小說的主要價值就在牠的真實。且撇開那些熱鬧的場面和一些誘惑你的文飾。我關心到你頭腦裏的混亂。我憐憫你：由於在你的精神裏蠢動的大量的愚昧你是無能而且醜惡的。我恨你，因為你對於人們是那樣的惡毒，而人們，又正是你自己：你對於你自己爲什麼是那樣的惡毒？我還要埋怨你。你的惡毒，真的，是從你的知識的貧乏而來，這就是爲什麼我認爲我應該來援救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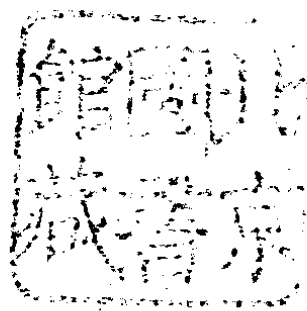
我的善良的公衆！我對你，我沒有多大的敬意，這你應該滿意我，因為你是多末願意在輕蔑你的人們面前低頭。

只有站在多數方面是使我驕傲的。然而在你裏面，我的善良的公衆，有一羣

人，數目不算少的一羣人，是我所尊敬的。對着這些人是謙遜的，而且甚至是羞怯的。我遵從他們的意見，而我又知道我獲得了這種意見。善良而強壯，誠實而聰慧，你們出現還沒有多久，你們却已是衆多的了。你們的數目還要一天一天地增加的。如果你們就是公衆，我就不必來寫作了；假使你們還沒有產生，我又不會有寫作的可能。你們還沒有成爲公衆，可是你們是公衆，這便是爲什麼我必需來寫作，而且我能夠寫作。

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在一座有幾層樓，四道大門，三道台階臨着哥洛火瓦亞街的大房子裏的天井後面，有一條污濁的樓梯的四層樓上，住着巴費列·康斯黨提諾維奇·洛沙爾斯基，這座住宅的管理人。他的體質強壯，身材很高；他的妻子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是個又瘦又高的女人；他們有一個女兒，薇娜·巴夫洛夫娜，一個九歲的男孩名叫費底雅。巴費列·康斯黨提諾維奇在部裏擔任了一個小職務，那裏的收入很少，他的管理的職務也給他增加不到多大的進益。

「若是旁的人處在我的地位上就要多趁些錢，」他說，他帶着一種誇耀的神



4
氣又加一句道：「我要良心。」

十四年中間，他積蓄了一萬盧布，其中只有三千才是從女主人的財富上賺來的，也許她非常的滿意他，因為他所賺得的其他七千盧布不算是她的損失。

他把錢用來放短期高利貸。

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也同樣的有點小資本：「五千，」她對隣婦們說，其實她所有的不止這數目。這筆資本的來源是十五年前得到的一份遺產，因而她也可以放短期高利貸。

她比她的丈夫膽子大；她歡喜冒險。雖不是時常有錢賺，可是那些損失都很寬舒的由短期快利填補了。所有的機會全好，她又用盡了種種便利的方法。

薇娜在十二歲上進學校，並且請了一個鋼琴教師；這是一個正直的法國人，超羣的教師，不過常常帶點酒意，因了這種緣故，報酬就很便宜。到了十四歲，她成了全家的補綴和裁縫衣服的人。等到她十五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就開始辱罵

她：

「你要不要洗洗你的嘴喲，牠黑得來好像一個討飯女人的一樣！沒有法子使牠白淨的，好醜啊！不知道你像個什麼人！」

在以前她都是給她褻褻的衣服穿，但現在她却要裝飾她了。薇娜漂亮的穿戴着，和她母親一道上教堂去的時候，她心下想道：

「這種打扮對於別的女人是合宜的，但是在我，那怕人家再裝飾我，我仍舊是一個討飯女人。美麗是多末好呵！我真想成功一個美人兒！」

到十六歲，薇娜停止了上學，開始教書；她的母親替她找到一些學生。

忽然，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不再把薇娜叫做「討飯女人和醜陋的人了，」

因為女用人瑪特里約娜對她說有兩個上司將要要求和她結婚：一個是她父親的上司，另外一個還更尊貴些，因他頸項上帶得有徽章。的確，上司的美意在巴費列

• 康斯黨提諾唯奇看來是很顯明的，他說過他很願意和一個沒陪奩的女孩子結婚

，但是要漂亮，並且說洛沙爾斯基是一個模範的雇員。

他還沒有決定主意，正在這時，別的機會又來了。

女房主的兒子，一個少年軍官，走來問巴費列·康斯黨提諾唯奇要一些紙張的貨樣。這類事的差使照例是由門房辦的。於是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和她丈夫的心裏就明白了這是什麼意思。這位青年人在他們家裏逗留了一個多鐘頭，並肯喝了杯茶去。第二天，薇娜的母親給了她一個當進來的銀別針，並把她帶到一個極大的女裁縫店去，在那裏瑪利亞替她選了兩件很漂亮的長袍，每件花費了五十個盧布。薇娜歡天喜地的瞧着她的長袍，她的別針，除了這些以外，她更歡喜到底穿成了從著名的鞋商哥荷洛夫那裏買來的鞋子；一直到現在，她盡穿的是市上買來的惡劣的統靴。

這些衣着發生了意料中的效果：女房主的兒子到這位管理人的家裏來已經成了習慣，這自然是討得洛沙爾斯基夫人的歡心的，她非常高興他時常和薇娜接近

。一天晚上，母親對女兒說道：

「穿衣服去。儘你的頂好看的穿。我給你預算好了一件你想不到的事，我們要到歌劇院去看戲，我定了一個包廂，我們要挨着一些將軍夫人一起坐。」

她們進了歌劇院。在第一幕完結的時候，女房主的兒子走進她們的包廂，後面還跟了兩個朋友：一個很瘦的少年，一個肥壯的軍官。他們一齊坐了下來。房主的兒子開始低聲的和瘦的少年說話。

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用心聽他們說些什麼，但是他們說的是法語，她懂不了多少，只約略的聽出幾個字：「美貌，風流，愛情，幸福；」她便不再往下聽了。不過究竟在什麼時候才向她求婚？這才是她要知道的事情。

「薇洛奇加，不受抬舉的，不受抬舉的，」母親悄聲對她說，「爲什麼把

● 「薇洛奇加」即「薇娜」之愛稱。

背來朝着別人？他們進來把你侵犯着了嗎？蠢貨，人家給你撐了面子哩！……告
訴我，用法國話說了些什麼，訂婚，結婚不是？」

薇娜對她說了，母親還是悄聲的說：

「他們沒有說過這一類的話嗎？」

「他們不會說的。走呀，媽媽，我不願意在這裏了。」

「什麼？你說的什麼？」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睜着猙獰的眼睛說。

薇娜堅持道：

「我們走吧。隨便你把我拿來怎樣處置，我還是不在這裏。遲一點我會告訴
你這種理由。」

然後她又大聲的說道：

「媽媽，我頭痛得很，我不能留在此地，我懇求你，我們走吧！」

她站起身來。男子們趕忙走來圍繞着她。

「等一息息就會好的，薇洛奇加，」母親帶着又嚴厲又尊貴的模樣說，「你同着米雪爾。伊凡尼奇到走廊裏散散步去，等一下就會好的。」

「不，不會好的；我覺得很難過，快點，媽媽。」

男子們把門打開，各各伸過臂膀來等她。「這個癡孩子，她還拒絕人家哩，」她的母親心下想。

幾位先生幫着她們穿好大衣，一直伴送到車上。巴費列·康斯黨提諾唯奇木然的跟在她們後面。

車子開了。

「他對你說的什麼？」

「他說明天他要來探問我的病狀。」

「真的是明天？你沒有扯謊吧？」

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忿怒極了。她按捺不住，一把抓住她女兒的頭髮，但

是她立刻又抑制住了。

「算了，我不打你，不過有一點，我要你明天歡歡喜喜的。你有一個整夜好睡覺。」

「你曉得的，很久我沒有哭過了！」

「那末，你很可以同他張張嘴。」

「明天我要同他談談。」

「留心仁慈的天呵：可憐一下你的母親吧！賤人！」

十分鐘過後。

「薇洛奇加，你用不着生我的氣。因為愛你我才抱怨你，我是爲的你好。明天他就要來求婚哩，你看着吧！」

「媽媽，你弄錯了。假如你知道他們說的是些什麼！」

「我知道的，要不爲結婚，明擺擺的，爲的什麼！我們可以叫他柔順得像」

隻綿羊樣。我把他裝在口袋裏帶到教堂裏去。我抓住他的頭髮，把他拖到歌壇旁邊，我担保你會快樂的。好啦，就這樣，你和他去講話，依照着我的意思來。

「是的，我得同他談談。」

「嘿，你呢，巴費列·康斯黨提諾唯奇，你呆在那裏好像一塊木樁。你說一句話看，表示一下你是她的父親。」

「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做丈夫的說，「你自然是一個聰明的女人，不過這件事是有危險的，你處理得太過於急促了。」

「愚蠢的東西！當着薇洛奇加的面前！爲這點事，我到犯不着把你教乖了。古語說得好：糞堆子只要你不沾惹就不會臭的。你可答應我一句：一個當女兒的人該不該順從她的母親？」

「當然哪，她應該順從；她沒有什麼話可說，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

「那末，說一句當父親的人應該說的話。」

「薇洛奇加！好好聽從你母親的話。她是一個聰明的，有經驗的女人。她不會給你壞的教訓的。」

車子停在門前。

「夠了，媽媽。我已經對你說過。我要和他談談。」

「去睡覺去，明天你應該鮮豔一點。」

在她們走上樓梯時，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一聲不響，這在她已是很希有的事，並且當薇娜不願意用茶就回到她的睡房去的時候，她費了很大的氣力做出一種柔和的聲音說：

「薇洛奇加，到我面前來，我要爲你祝福。你把頭低下去。」

薇娜依着她。

「上天保佑你，像我給你祝福這樣。」

她給她劃了三道十字，伸出手讓她親吻。

「不，媽媽，我已經說過我不願意親你的手。現在就讓我走吧。」

於是在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的眼裏又重新現着一閃的凶光。但她立即抑制住，反而柔聲的說道：

「去吧，好生睡覺。」

薇娜一面脫衣服，一面停下手來思索：她把玉錫退下，却握在手裏；她摘下一隻耳環，獨自出神，這樣經過好一會，她才覺到了她的難堪的疲勞。

她剛剛要睡上床去，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走進她的房間來。手裏拿着一隻托盤。盤裏放了一隻巴費列。康斯黛提諾維奇的大茶杯和幾片餅乾。

「吃吧，薇洛奇加，吃吧！這對你很有好處的！我親自給你端來。你看，你的媽媽還想到你。我心裏想：薇洛奇加沒有用茶就去睡覺了，我呢，我到要吃的。我就給你端了來！喝呀，我的親愛的小女兒！」

她母親的聲音使她感覺到異樣，又溫柔又良善，是她從來不曾有過的。薇娜驚愕的把她望着。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的雙頰緋紅，眼睛飄飄忽忽的。不用講她是到過了裝酒的小櫥子那邊去來。

「喝呀，我看着你喝，等你喝完了，我另自再給你拿一杯來。」

調着上等濃牛乳的茶非常的可口。和她母親平時叫她灌下肚去的飲料幾乎完全不相同。

「等我發了財的時候，我天天要喝這樣的茶。」薇娜心裏想。

「謝謝你，媽媽。」

「等着。我去給你再拿一杯來。」

她又拿了一杯同樣的鮮濃的茶來。

她坐下，靜悄悄的過了一會，繼後就開始說話，她的語調不一律，有時很快，有時把字眼拖得極長。

「哈哈。薇洛奇加，你對我說謝謝。很久你沒有對我表示你的感謝了。你以爲我是惡毒的。不錯，我的確是惡毒的，但是一個人不應該是惡毒的呵！我變得來衰弱了，薇洛奇加！你還不是，你使得我難過。我的生活是很苦的呀，薇洛奇加。我不情願你的生活也同我的一樣。豐衣足食的過一生吧，你。你不記得在你父親還沒有當管理人之前我們同他的生活。我們貧苦的過着日子，多末的貧苦呵！在那時我到是正經的，薇洛奇加！現在呢，我不是正經的了，不，我不拿這種罪過的責任累及我的靈魂，我不欺騙你，我並不說我如今還是正經的！這已很有好久了……。你，薇洛奇加，你是受過教育的。我是個沒知識的人，但是凡是我們書上所寫的我都曉得；那上面說過不要做像別人和我所做的事……。」「你呀，」人家對我說，「你不是一個正經的女人！」單看你的父親吧，譬如說，他是你的父親，他可不是納丁加的父亲，他很愚蠢，但他却時常拿愚蠢來責罵我，而且他欺侮我！我氣憤極了，對他說，哦，你說我是一個娼婦，那我一定做得到！於是

生了納丁加。嘿，怎麼樣，她就生出來了！誰逼我做出這事？誰在辦事處弄到了地位？這件事你父親的過錯比我的過錯還要大。人家把我的女兒抱走了，放進嬰兒救濟所——以後我就不知道她在那裏，不知道她是生還是死……她一定是死了！假如在現在，我不會那樣的苦痛，但是在那時，我悲哀到了極點，惡念就在我心裏作怪。我於是變得惡毒起來。從這時候起，一切都進行得十分順利。誰給你蠢材父親找的職務？是我。謀得房屋的管理人呢？也是我。於是我們一家人就在安閑中過日子了。何以呢？因為我是一個不正經的，惡毒的女人。在你的書裏又寫着，薇洛奇加，在現今的世上，凡是不誠實的和惡毒的人都很幸福。這是真理。因了我，你父親有了錢，但我比他的錢還要多，我節省一點點麵包防老。於是你的蠢材父親尊敬我起來啦，願從我起來啦，他由我把他調擺！從前，他虐待我，辱罵我，其所以爲此，都因為我還不是惡毒的。你的書上又還說得有，人不應該這樣生活，你以爲我不曉得嗎！那上面又說，人是定要完全依着新的方式安排

生活，但在我們舊式的制度裏面，是沒法依照着新的方式過活的。爲什麼你們不創造一個新的秩序呢？那會是很好的，我知道，不過我們不會看見它，民衆過於愚蠢了，對於建立一個新秩序。因此我們只好依着古老的秩序生活。什麼是古老的秩序？就是利用旁人，欺騙旁人。你也得一樣，你定要抓住機會，而且還要欺騙，我因爲愛你才對你說這些話。」

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倒在地上，打起呼鼾來了。

當着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安然的打着呼鼾的時候，米雪爾·伊凡尼奇·斯脫列失尼可夫正同着幾個陪他到戲院去過的朋友和一個年輕的法國女子在一個熱鬧的飯館裏晚餐。飯快要吃完了。

「斯脫列失尼克先生！」

斯脫列失尼可夫心中狂喜；今晚上那位法國女子找他說話已是第三次了。

「斯脫列失尼克先生！你許可我這樣稱呼你吧，這樣聽來比較的順耳，而且容易說些，我沒有想到在你們的集會裏單只有我一個女人；我本來希望在這裏遇

着阿爾利，那會使我十分快樂，我真很少和她會見。」

她也不覺得很驚訝，她生了我的氣。」

軍官想說說，却又忍住了。那個棕緻的少年趕忙說道：

「請看要娶他的，汝里小姐，他不願意對你說真話，她爲着一個俄國姑娘，才把一個法國姑娘丟開了，怕你知道了要生氣。」

軍官根本不理會我們爲什麼要到這裏來。」軍官說道。

「蘇利呵，蘇利該，因爲讓請我們來的，並且我也非常高興和斯脫列夫尼克先生認識，不過斯脫列夫尼克先生你怎麼會有這樣不高明的眼光。呵，假如爲的是說着見在你的包廂裏的那個洗爾加斯亞女人，我到沒有什麼話說，但是倘若爲了一個俄國女人！」

19
「洗爾你說得太可笑囉，汝里！你叫作洗爾加斯亞女人的正是絲毫不差的俄國女人。」

「這倒奇怪！不過她真漂亮！爲什麼她不去學戲。——可是，這只不過就我所看見的對你們說說。還有件事得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她的足呢？」

「假如你許可我到你家裏來的話汝里小姐，我將感到榮幸把她的鞋子送來給你看看。」

「給我送來，我要試試看。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斯脫列失尼可夫高興極了：他受了汝里小姐的青睞，就是踏進高等社會的風流的交際場的初步。

「她的足到是使人滿意的，」讓迎合着說，「不過我，我是個講求實際的人，我留心比較實際的事。我仔細看過她的胸脯。」

「胸脯很好，」斯脫列失尼可夫被人對於他所歡喜的女人所下的贊許的批評激起了勇氣，他於是敢於對汝里說些恭維話，這是以前他沒有胆量做的：「她的胸脯頂可愛，不過在這裏稱贊一個別的女人的胸脯是一個大不敬的事。」

「哈！哈！哈！這位先生想來把我的胸脯稱贊一下！我既不作偽，又不欺騙，也不自誇，更不用拿我本來是醜惡的博取人家的贊賞。僥倖我的確還有一點值得自傲的東西。但是我的胸脯！我的胸脯是美好的！讓，你是見過來的，我的胸脯——略略告訴他們一點那是怎樣的！」

她擒着斯脫列失尼可夫的手在她胸脯上來回的探摸。

「按一按吧……那裏……這邊……你很可能可以覺到這並不是我的身體。我帶的是人造的假胸脯，猶如我穿了件長衫，一條裙子，一件襯衣一樣，並不是這使得我歡喜，我最歡喜的是能夠免掉一切的虛偽，但是習慣如此，有什麼辦法。」

她由不得流了一陣眼淚！

她陡然站起身來，並用拳頭敲着桌面大聲的說：

「你們扯謊哩！你們冤誣人哩！你們全是一些下流人！她何嘗是他的情婦！她要拿錢買她！我看見她用背朝着他，我看出她的眼睛裏的憤怒和她的厭惡！好

卑鄙啊！」

斯脫列夫尼可夫給她擦怒了：

「放連小姐，我對你擔保，她是我的情婦。」

「你說得早了，我的親愛的，你說得太早了，」讓打着呵欠說道。

「我並沒有撒謊。」

「擊證明給我，我是求實際的人，沒有證明我不相信。」

「我可以給你什麼樣的證據呢？」

「你看，你逼慌哪。什麼樣的證據？並不煩難。這樣，明天我們依舊在此地吃飯。汝里小姐？請你把塞爾該替我們邀請來，我同我的親愛的貝爾瑛一道，你同着「她」來，假如你把她帶來了，晚餐就算我請客，假如你把她帶不來，就把你趕出我們的團體！」他招呼飯店老闆道：

「明天給我們預備一席六個人的晚餐，一頓很豐盛的席面，完全和我同貝爾

璚的結婚酒席一樣。」

「曉得了，先生。」

「卑鄙！你們不過是一羣卑鄙的東西！」汝里氣極了，又接着說：「我在巴黎不過是一個賣淫婦，我一天到晚在盜賊窟裏過生活，但是，我從來沒有碰見像你們三個人一樣的卑鄙的人。你們使我厭惡到我對我在巴黎所操的可怕的職業想念起來了！」

她驟然站起跑到軍官身邊：

「你呢！塞爾該，你也和他們一樣麼？不，你比他們值價些。」

「我比他們值價些，」塞爾該冷冷的跟着說了一聲。

「這還是卑鄙嗎，你說？」

「是卑鄙呀。汝里。」

「你簡直不說話，讓他們去幹，你也附和着他們。」

「到我膝頭上來，我的小寶寶汝里。」

他於是就愛撫她，使她平靜了。他對她說道：

「在這些時候我多末愛你呵！你是一個勇敢的女人。我要能同你結婚：一定很幸福，我已對你說過不止一次了。」

「結婚就是束縛！就是成見！絕對不行！不過……塞爾該，我的親愛的，不許他做這件醜事，他怕你，你救救那個青年的姑娘吧！」

「喲，靜一點，汝里。這是不可能的事。假使他不做，也會有別的人去做。你看吧，讓正在設法從他手裏奪取啦。一個女孩兒當她的母親要把當作商品交易的時候，保護她是辦不到的。俄國諺語說得有：並不是用腦袋撞牆就可以把牆鑽穿。」

「你也只是一個奴隸。法國女人是自由的，法國女人墮落，但是她肯奮鬥！我不能任他們做下去！這個年青姑娘姓什麼？她住在那裏？你知道嗎？」

「知道。」

「我們看她去。我要通知她。」

「一點鐘還去？我們到不如睡覺去吧。再會，讓。再會，斯脫列失尼可夫。不待說，你們明天不用等候我們吃飯；你們看她氣憤到這個樣子。照實說來，這件事本來很使我不快；不過你們對我的意見不大在意，我也曉得。」

三

「你的眼睛不紅。很好。你沒有哭。你該懂得一個作母親的人不但不激惱你，反而常常給你說真話。」薇娜做了個不耐煩聽的樣子。

「好吧，我不再說什麼了。昨天，我睡在你的房間裏，或者話說得太多。我喝了一小杯酒，人有點恍惚，在這種狀態中對你說的話你一定不要認以為真，懂得嗎？」

薇娜又復看見了原來的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昨天她覺得好像是人形透出了獸皮，但今天又依然只是一隻獸。從前她懷恨她的母親，昨天她覺得要不再恨

她，而且只是憐憫她！到現在她仍舊感到對她的憎恨和厭惡，不過也有着憐憫的心思。

「趕快呀，薇洛奇加！他不久就要來了。」她仔細的打量着她女兒的裝飾。

「假如你能巧妙的應付他，我送你一雙碧玉耳環。」

斯脫列失尼可夫到了。他因為昨天晚上大吹法螺受了極大的窘，不知怎樣敷衍才得過去。但他有個主意。他問訊薇娜·巴夫洛夫娜的健康。

「我是很好的。」

「應該好生利用你的健康的身體。」

「青春也是一樣應該好生利用的！」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接口說。

「你沒想到，」他靦靦的說，「在這美麗的多夜裏去乘雪橇到是好玩的。」

「同着誰去？」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問道。

「我們三個去，」斯脫列失尼可夫歡欣鼓舞的回答說。

「我很願意，」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應許道，「但是我們先吃點東西再去，我去預備。」沙古斯基^①。你，薇娜，你趁這點兒功夫唱點什麼歌曲給米雪爾·伊凡尼奇聽聽。」

薇娜坐在鋼琴旁邊彈起來，唱了一曲「特洛依加」^②。母親躲在門外偷聽，心下暗想道：

「她倒聰明哩，雜種！」

她聽見忽然一下裏而不唱了，她於是長伸着耳朵打算聽薇娜說什麼話，她一點點聽不懂，她惱怒的嘆息道：

「我真愚蠢，沒有禁止他說法國話！」她從鑰匙孔裏往裏邊張望，她心裏在

① 冷盆小餐。

② 三四馬格的雪櫃。

想：「她說話的模樣很溫和，又在笑，這倒不錯呵！但是他怎樣把眼睛那末大睜着？蠢傢伙，蠢傢伙，對於我們到算幸運！」

「脫斯列失尼可夫先生，」薇娜毅然決然的說道：「我要嚴重的和你談談。昨天晚上你把我弄進戲院去坐在你的包廂裏，冒充你的情婦。我預先通知你一件事，就是假如你膽敢在戲院，街頭，或者其他的地方接近我的身邊，我要打你的耳光。我知道，我的母親會恨我到死，她會磨折我（就在此時，薇娜微笑一下，）不過只算我倒楣！今晚上你將要收到我母親的字條，說我們不能夠去乘雪橇，我生了病。」

斯脫列失尼可夫聽了不覺驚惶失措。

「我對你說話就像對着一個不名譽的人一樣。也許你還沒有到完全腐敗的程度。那末，我懇求你，不用再到我這裏來。我可以饒恕你這次的誣蔑。想來你很願意的……哪，」她把手向他伸着。

他握着她的手，不知怎樣做的好。

「她聰明咧，我的女兒，」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心裏暗想，她在這時還沒離開鎗孔。「她伸手給他。」

「我多謝你，」薇娜說，她的臉色轉得和蒼了。「你趕快就走。藉口就說去預備今天晚上出去遊玩的事。」

她依舊坐下彈琴，繼續唱特洛依加，帶着激越的音調。

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帶着手裏捧着盛「沙吉斯基」的托盤的廚娘走進來。

斯脫列失尼可夫踉踉蹌蹌的朝着門外走。

「你往哪裏去，米雪爾。伊凡尼奇？」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問道。

「我忙得很，要先去把雪掃定下來。」

「你有的是時候。」

他已經走到門邊了。

隨後急急走到門口，回轉身，黑髮纏頭向她的女兒奔去：

「你鬧了些什麼，該死的女子？」

薇娜·巴夫洛夫娜已經不在客廳裏，她的睡房的門也上了鎖；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盡力的掀門。

「你要是把門掀倒了，」薇娜在房裏喊道，「我就把窗子打破喊救命。但是你就不會看見我活着了。」

等到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氣盡力竭之後，她終於平靜下來。於是薇娜在房裏對她說道：

「親愛的媽媽，自從昨天起，我就可憐你，你之所以爲你，因爲你有很多的苦痛。我從來沒對你說過話，現在我想對你談談，不過要等你心平氣和的時候。你願意麼？」

這些話並打不動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的心，不過她已經沒有力氣，她只得

在心下打算：「恐怕還是和這孩子好好商量的爲妙，不然事情弄不成功，缺了她人就沒辦法，也就不能把她嫁給米雪爾這蠢貨。」

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的心一半在煩惱，一半在運用奸謀，正當這時門鈴響了。

來的是汝里和塞爾該。

塞爾該的制服和汝里的華麗衣飾都使得瑪特里約娜眼花撩亂。

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也是同樣的欣羨，同樣的驚愕，當她聽見瑪特里約娜報道：

「N. N. 大佐和他的夫人。」

「大佐的夫人」到她家來拜訪！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不曉得巴黎的風俗，以爲是接待一雙高級軍官的正式夫婦。

「太太，昨天會見你，我非常的光榮。」塞爾該說，「技巧我的妻子要代她

的樓裏我——個鋼琴教師，她不懂得俄國話，所以我還是請她來作翻譯的。」

「僥天之倖，我的薇洛奇加學到一樣小本領，對於教琴是特別的擅長，她到你尊府去是我的極大光榮；不過在此時她不很適意。」她於是叫道：

「薇洛奇加，我的親愛的，你願意來一會演奏點什麼嗎？」

薇娜打開門，一眼看見是塞爾該，馬上紅脹了臉，又憤又氣。

「我的親愛的孩子，」汝里說道，「你看見一個參加過你昨天所受的凌辱的男子來到你家裏你吃驚。以爲他也許同謀。我的丈夫却不過情才隨着他們打和聲，但他終究比那些人好。你要看在我的分上寬恕他，因爲我是抱了一番好意來的。」

這簡直不是彼得堡，全體貴族青年所素識的，言語輕佻到往往使得最下流的人都要紅臉的汝里，而是一個小心謹慎的女人，她好像根本就不懂得一個粗俗的字眼似的。

「爲我侄女功課的事，是一種藉口，必得顧全着這點，你替我們彈一個短的歌曲，然後到你房裏去，我們就好談話了。」

薇娜彈了個曲子，伴着汝里走出客廳，這時塞爾該還是和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談着斯脫列失尼可夫的事。他對她說他的妻子想同薇娜談話，好讓彼此作更進一步的了解。

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對於這些解說覺得不甚明瞭。

「我的親愛的孩子，你必須要告訴我，你的母親是不是和斯脫列失尼可夫同謀？」汝里問道。

「哦！不！」薇娜竭力的抗辯說。

「我們回頭再看吧，等我一等，我一會兒就轉來。」

她走去對塞爾該說道：

「這幾天打聽的事，都已經查出來了。」

我的妻子說她很歡喜你的女兒，她和她去商定薪金。但是我却願意繼續談我們關於斯脫列失厄可夫的話。你大大的嘉獎他，你可知道他怎樣對人說他和你們的關係，並且爲什麼他邀請我們到你們的包廂裏來嗎？」

「唔，我是不歡喜聽閑話的。年青人的話真一句關緊要。」

「那就請你約略的聽聽。」

他詳細的把昨天的晚餐和打賭的事說給她聽。

沒有聽完，她就狂暴的把話頭打斷。

「哎呀！骯髒的畜牲！惡棍！他打算敗壞我女兒的名聲麼！非怪他請我們坐『雪橇。』在我，我還疑心你們想使我們討厭他，好使他和你的女朋友中的少女訂婚！我十分的感激你來通知我。」

見到這種光景，波里的判斷決定了。她轉身走近薇娜。

「你的母親實際上並不是他的同謀者，她現在恨他。不過維持不到多久，我

可以擔保。她會重新再給我丈夫的。以後你怎麼辦呢？你有親戚在彼得堡麼？

「沒有。」

「可惜得很。你有情人麼？」

薇娜呆住了不回答。

「對不起，對不起，」汝里接連的說。「沒有算了。你簡直沒有可以逃避的地方。」

她沉思了一會說道：

「那末！這樣！你聽我說。我不是塞爾該的妻子，我是他的朋友，所有彼得堡的人全都認爲我是一個極其墜落的女人。其實我是有廉恥的。假如你到我家裏來，你會喪失你的少女的名譽；並且我也不便再到這里來。最好我們在一小商場碰頭。那裏的人不認識我，我再穿上女用人的衣裳並帶上一個較厚的面網。再

說：「我從降服這蘇蘇斯羅爾夫。必讓這蘇蘇羅爾夫。我要把這蘇蘇羅爾夫裏來走一踏，等到會了他過後，我再和你定個約會。現在我去了，再會。」

薇娜跑過去抱着汝里的頸項，兩個人全感動得哭了。汝里大聲的說道：「最要緊的是，沒有愛情絕對不能和人接一個吻。」

斯脫列失尼可夫的計劃本來是極其簡單的。他想像在坐了雪橇遊玩之後，就帶她們母女去赴約好了的晚餐，於是他就得到勝利。薇娜的拒絕使他失望。一直到收到汝里的字條的時候，他才解開心裏面的鬱結，字條上寫着：

「你處在困難當中，我可以幫助你度過這個難關，晚上七點鐘來看我。」

這對於他的失敗是一種安慰。希望於是又重新在對他微笑了。七點鐘他到了汝里的旅館門前。

她把他請進大客廳。帶着嚴重的態度。她的面貌却是淡然的。

「斯脫列失尼可夫先生，」她用一種冷冷的，生疏的語調說，「不用你對我加解說，我知道了，我已經會見過你所誣毀的那個少女。」

斯脫列失尼可夫皺了下眉頭，心裏很頹喪的等着她說。

「只有我能夠打救你。你看我用什麼方法：就是這封我要讀給你聽的信。這是寫給你的。」

「親愛的朋友，

我昨天接的脾氣今天竟發過了，我現在又想參加約好了的晚餐，不過我要求你改在一星期後，因為斯脫列失尼可夫急於想趕到他的打賭的勝利，你也許有點難以決定。但是爲使我歡喜的原故你就依了我吧。

斯脫列失尼可夫滿臉顯現着歡愉。

「一星期以後我又再請延期，那時事情就丟冷淡了，」汝里文說道。

「怎麼謝你呢？」

「還沒有完結。要我寄這封信有兩個條件：第一，你以後不再這逐那個少女，第二，你不再提起她的名字。」

「單止這一個！我很快樂的接受，並永遠的感謝你。」

「我還有一個忠告，聽不聽隨你。我覺得和這位姑娘結婚對你是一件完美的事。理由是：你的個性過於懦弱，你有落到一個不善良的女人的手爪裏的危險，她使你痛苦，玩弄你。這位少女有好的心腸，她不至於使你不幸。還有一層，若果你使她做了你的妻子，雖然她又貧窮又微賤，她可以使你在你的生活途程上前進；參加高等社會的交際，以你的財富，她的智慧和她的志願，她不能佔到一個

所希望的地位，這對於一個丈夫是有不可評價的利益，好生考慮一下我對你所說的話。然而我不敢相信她會答應；不過假如她應允了，對於你却是一件完美的事情。我不留你了，再見。」

第二天，汝里和薇娜在街上會着。因為天氣過於寒冷，這位塞爾該的女朋友沒法抑制把這位年青女子帶到家去的高興，而薇娜也毫不顧慮到她的名聲。

薇娜在汝里的華貴的旅館裏感覺到快樂，還有這個少婦的風韻，她的嫵雅，和她的自然而然的柔情吸引住她。詳細的把和斯脫列失尼可夫會面的情形告訴她以後，汝里說道：

「現在我的親愛的孩子，他要向你求婚了，我拏得準。像他這一類的男子，往往迷戀着輕視他們的女人。無論如何，他要來向你求婚的，我到勸你答應他。」

「可是，你不是曾經對我說過，」薇娜反駁她說，「與其沒有愛情給人接吻

「不如死的好。」

「我給你說那樣的話是在一個感情激昂的時候，但是生活是最要圓通的。」

「那，決不！」薇娜大聲說。「這人是卑鄙的，他使我厭惡，我絕不至到輸氣的地步……我甯肯跳窗子跌死，或者去討飯。」

汝里於是對她解說這種結婚所有的利益：

「你可以免掉你母親的壓迫，要想到你因為生得美貌而犯的危險，你終歸有一天會被她賣掉的！他並不是一個兇惡的男子，只是個不很聰明的人，但是一個丈夫稍微有點愚蠢而良善，對於一個有性情有志願的女人到是極合理的，你可以支配你的家庭，以上各種情形在女人方面最值得希圖，而且由於這種的自由和權力，你能夠得到美言的奉承。於是你就是受着丈夫崇拜的妻子，像受着觀衆崇拜的女名角一樣。」

薇娜 苦悶的話說：

「你說我執拗，你問我對於生活所要求的是什麼？好，我告訴你，我不願意支配，也不願意屈服，不欺騙，可也不裝呆，如果我自己沒有需要，我就不求旁的人所教我去求的。你想我有什麼理由爲了別人所謂值得羨慕的地位來作犧牲？我只想自由和依照着我的方式生活，不想追求我所不需用的東西。我將來應該怎樣？這我一點不知道。你說我年青，沒有經驗，我會隨着時間改變。也許可能，不過在目前還不成爲問題。你問我現在願意怎樣。我毫不知道。一個男子的愛情？我也沒法子知道。比如說昨天早上在我起床的時候，我怎樣曉得幾點鐘以後我會和你親熱起來，並且我怎樣的感到這種親熱。同樣的我現在不能夠知道當我愛上了一個男子的時候我所要感到的。我只想做我所情願做的事。至於別人也可以同樣的做。我不想妨害人，也不願意受妨害！」

汝里一面聽一面想，熱情沸騰着似乎挨近了火！

「你說的真對，我的孩子，你說的真對！我要是不猶豫，我也要和你一樣。」

護法。而且我的墮落就是由於我的疏懶的習慣，奢侈，由於我的沒有真真正正的
能力而來的，我需要別人，我諂媚他們，我不做我所想做的事——這就是墮落！
不要聽我的話，我在使你敗壞呀！我簡直到了接近一個純潔的人就不能不玷污他
了，怎樣的痛心呵！逃避我吧，我的孩子，我是一個下賤的女人，不用想到人類
社會！逃開一切，逃開！」

四

斯脫列失尼可夫越來越動的在心下盤算道：假如我和她結了婚！他的情境和許多人，甚至和所有的人的一樣；很多的人都用足儘踏着一個地方，只爲沒有人肯對他們說：「試換一個地方看。」

斯脫列失尼可夫學會了富家少年的習慣，他們找貧苦人家的女兒做情婦。在和薇娜殷勤往來的當中，他也沒有別的目的。但是他和汝里那一次的會談更變了他的思想的方向。結婚這一個字使他不斷的想起。薇娜的拒絕又刺激着他。要不是他的窘迫，就得作他的妻子。沾有！這是什麼話啊！誰敢沾有一個人？只有

佔有一件室內穿的長袍，一雙拖鞋。斯脫列失尼可夫即是給這類的觀念和自尊心抓住了。薇娜經過許多朋友的證明，都認為很美麗。而且汝里又給加上一滴油。「我不敢相信她會答應！」我估定她不至於拒絕我的名位和家世！她和我結婚是多大的幸福！

另外還有一種原因使他切想這門婚姻：他的母親的反對。他拏這種藉口以便對她表示他已經不怕懼她了，他有了他的意志。

差不多過了一個星期；在一個禮拜天，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從教堂回到家裏，正在想念着重來逗引他的方法，斯脫列失尼可夫就走出來求婚。薇娜不肯出房門，他只好和她的母親說。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異常鄭重的回說這件事使她十分光榮，她等到徵求了她女兒的意見後，明天早上給他回信。

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對於這事所顯現的光景不大感到快樂。

她對她的丈夫說道：

「你相信嗎！喂！你的這個嬌憨的傻瓜丫頭。」

「仁慈的上帝降賜孩子們的智慧」保羅·康斯黨提諾維奇嚴肅的唸道。

他在家裏向來不算個人物。但是優良的慣例的保護者，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認爲在這種重大的情境之下，必得給予一個榮譽的地位給家長。巴費列·康斯黨提諾維奇和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像登寶座似的，坐在一張矮榻上，差女僕瑪特里約娜去叫他們的女兒來。

「薇娜，」保羅·康斯黨提諾維奇開口說道，「米雪爾·伊凡尼奇給我們的光榮來向你求婚。我們回答他當然說我們對你不能加以絲毫強制，不過在我們這方面却是十分歡喜應承的。你同意嗎？」

「不，」薇娜答說。

「你敢說！」巴費列·康斯黨提諾維奇大聲吼道。

「你瘋了不是！你胆敢再說！」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暴跳起來，舉着拳頭

「對不起，媽媽，」薇娜一面站起身一面說。「假如你動手打我，我就離開這個家庭；假如你把我關鎖起來，我就從窗子上跳出去。我知道要怎樣對我的拒絕，我已經想好了我所應該做的？請你依舊坐下去，不然我就走。總之我不同他結婚。」

「怎麼給他回話呢？」父親問道。

事情爭執了兩點鐘。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咆哮罵，拳拳頭恐駭她，薇娜始終只說：「只要你打我，我就走。」僥倖瑪特里約娜來說吃午飯的時間到了。

「你今天晚上還可以好好思慮一下，改變你的主意吧，蠢貨！」母親說。

他們沈默的吃完了飯。薇娜回到她房裏去，巴費列·康斯黨提諾維奇預備睡午覺。但是瑪特里約娜來報說女主人叫他立刻過去。她不住的戰抖，當她傳話的時候，這是有原因的。

這場糾紛完全是瑪特里約娜惹出來的。她乘着薇娜和她的父母全在客廳裏的時候，她跑去找着房主家的廚司的妻子，對她說：

「你家的主人來向我們的小姐求婚啦。」

問到第二號女僕，她說不知道，她馬上就去問第一號女僕。第一號女僕回道

：

「這事我一點兒也不知道，這可以說連安娜·彼得洛芙娜她自己也不曉得，

他是瞞着他母親幹的事，」她於是趕忙去報告她的女主人。

瑪特里約娜自己埋怨道：「該死的舌頭，會要叫我後悔死的。」好在瑪利亞

·亞列克西夫娜還有別的更要緊的事務忙着。

安娜·彼得洛芙娜不住的歎氣，呻吟，而且昏厥了兩次。到後來她差人去把她的兒子尋來。

「米雪爾，剛才有人來對我說的話是當真的不是？」她帶着一種盛怒下的苦

情說。

「什麼事情，媽媽？」

「說你求婚……對管理人的女兒。」

「不錯，媽媽。」

「你居然不請求你母親的同意嗎？」

「我打主意等接到回信後再請求你的同意。」

「我以為你應該知道對於她的同意比對於我的更有把握吧。」

「這是習慣，如今要先得女子的同意，然後再通知家庭。」

「這是你自己的習慣，莫非家裏的孩子和一個不知誰何的人結婚，做母親的

也得同意嗎？」

「她並不是個「不知誰何的人，」到你見了她的時候，你就會承認我的選擇

是不錯的。」

「等到我見了她的時候！我絕不會見她。我禁止你妄想這門親事。」

「媽媽，我不是一個小孩子了，我知道我自己應做的事。我擔保，媽媽，你不能找着比她更好的女孩子。」

「怪物！」

「媽媽，我們稍微細想一下。不拘早遲，我總有一天要娶親的，一個結了婚的人比不結婚的消費大。我只能同一個我們家裏的收入差不多可以和她相稱的女人結婚。至於她呢，可以作你一個恭順的媳婦，你於是就可以繼續和我們一道生活下去和從前一樣。」

「光棍！滾開！」

「媽媽，這不是我的錯呀。」

「和一個毫無價值的女子結婚，還說不是他的錯！」

「阿，不用這樣說，媽媽，我不願意你侮辱她，我走！」

安娜·彼得洛芙娜和第一號女僕商議了一回，共同決議之後，就叫人把管理人叫來。

「一直到現在我都是很歡喜你的，保羅·康斯黨提諾維奇，但是如今因了某種陰謀，也許你並沒有參與，結果把我們弄得生氣了。」

「夫人！神明鑒臨，我是沒有罪的。」

「很久以來我就知道米雪爾追逐你的姑娘，我沒有干涉他。因為我不至擔心到我們的門第的羞辱。怎麼，你的女兒竟自有膽子妄想這門親事嗎？」

「夫人，我的女兒絕沒有敢作這妄想。」

「你這話怎講？」

「她決不敢違背着夫人的意旨結婚。」

「你們應該知道我的意旨……我不能贊成這不相稱的婚姻。」

「我們知道，薇洛奇加也是知道的。她對我們說過她不願意違拗了夫人。」

「這倒是一個懂事的好女孩子。」

「一個恭順的女孩子，夫人。……」

「這使我很高興。我要獎賞你。我每年給你增加二百四十個盧布。」

米雪爾對薇洛奇加說道。

「不要決然的拒絕我，我懇求你，你的拒絕使我活不下去，我得罪過你。我知道，但是已經懺悔了，給我一點時間讓我彌補我的過失。」

心給說軟了。她終究讓了步：

「我很願意延緩給你我的決定的答覆；不過我得告訴你這答覆將來仍是一樣的，我不瞞你。」

「不，不，你看吧，你會打救我的，」他於是吻她的手。

薇娜是以朋友的情誼接待米雪爾。伊凡尼奇，但是所有家裏的人全都把他當

普通の茶葉大層袋



在她女兒生日的晚上，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的家裏開了一個跳舞會。

「樂卜何夫先生，我怕不會看到你跳舞，」薇娜對一個給她弟弟教課的醫學

生說。

「爲什麼？難道跳舞是很不容易嗎？」

「當然不是，但是對於你却是的。」

「爲什麼對我偏有這例外？」

薇娜回答說：「我知道你的秘密。費底雅對我講過：你看不起女人。」

「費底雅沒有十分明瞭我的秘密：我並不是看不起女人，是躲避女人，你知道是什麼原故？因為我有一個未婚妻很嫉妒，她要使我迴避她們，她把她們的秘密全對我揭穿了。」

「你有一個未婚妻？」

「是的。」

「呵，一件意料不到的事！一個學生，就已經訂過婚啦！她漂亮嗎？你很愛她的吧？」

「她是一個美人兒，我非常愛她。」

「樂卜何夫先生，再來一個對舞，我一定還要。」

「那，好的！——」他好像對待一個同學，冷靜的，凝重的和她握手。

「哪一次的？」

「最後一次的。」

在跳舞的時候，他們重新說着話。

「一直到现在我們說的都是，現在，我想獻點殷勤，我們也來談談你，」
樂卜何夫說。「首先第一個問題：你快要結婚了？」

「決不。」

「我也這樣想。不過，爲什麼他會被人看着你的未婚夫？」

「我不能給你解說，那太使我難受了。」

「那就讓我來替你說，我。就是你在家庭裏斷處的情況太難堪了。」

「現在，還可以忍受。沒人來麻煩我，只等待着我的決定。」

「但是，這種情形不能照樣永遠的繼續下去。別人定要來慫恿你，想法壓迫

你。那時你又怎樣辦？」

「我離開這個地方。獨立生活！」她慢慢的再說一次：「獨立生活！」

然後又說：「說來你要譏笑我，但是我可憐他，他那樣的愛我。」

「他愛你？」樂卜何夫搖着頭問道，「他像我一樣的看你？」

「你的眼光是誠實的，真摯的，毫不觸惱我。」

「你看，薇娜·巴夫洛夫娜，這是……哦，不關緊要。不過他，他有這樣的
眼光嗎？」

薇娜紅了臉，一句不回答。

「這就是因爲他不愛你。這就不是愛情，薇娜·巴夫洛夫娜。」

「那末……」她羞澀的停住口。

「你或許想說：假如這不是愛是什麼嗎？我們姑且假定這是沒關係的，但是這不是愛情你將來會明白。我們只來看看，什麼人是你最愛的？我說除了父母和女朋友外。」

「我覺得我不特別愛什麼人，也不很深的愛什麼人，但也不盡然，最近我遇着一個奇怪的女人。她對我說了不少的關於她自己的壞話，她不許我和她往還。」

她却成了我極愛的人。」

「你願不願意讓她代你做一點對於她是可厭或有害的事？」

「這是不可能的。」

「假使你絕對的需要她幫忙，而她對你說：『我若果做了，我會痛苦終身，』你還堅持不呢？」

「我寧肯死。」

「那就是愛情了。那是愛的情感，不是激情。它們的區別即在力量上。」

薇娜和他握手道：

「再會。你爲什麼不該慶賀我？今天是我的生日。」

樂卜何夫深切的望着她。

「也許是……也許是！倘若你不致錯誤，在我是一種極大的幸福。」

這晚上臨睡的時候，薇娜心下想：「來得真快，直用不到我等，第一次交談

不過一點鐘的光景，變得那末親密，真奇怪！」

樂卜何夫會說一些具有魔力的，能使一切不幸的和被虐待的人們愛聽的言語。

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想明白樂卜何夫的未婚妻究竟是誰。她對他從頭問到底，他也懇懇的回答她，對她說他的未婚妻是極其富有的。

費底雅先生因而在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的眼裏長大起來。這是一個值得聯絡的關係。

她讓他自由的和薇娜談話。並且他坐下彈琴，他可以給她伴奏。

一天薇娜對他說道：

「請你替我找一個家庭教師的位置。」

「盡我的能力去做。」

「就誤了你不少的時間，我的朋友。」

「用得着提到時間嗎，既然我是你的朋友，薇娜·巴夫洛夫娜？」她微笑而且兩頰泛紅，她不覺得脫口吐出朋友兩個字。

樂科何夫也微笑：

「你不願意這兩個字，收回去好了，假如你後悔的話。」

「太遲了，而且我一點也不後悔。」薇娜又紅着臉微笑。

「若有必要，你且看，我是一個忠實的朋友。」

他們握手。

六

薇娜坐在一條凳上等候了好一會；她的心不住的怦怦的跳，當她望見樂卜何夫的遮陽帽在街角上出現的時候，跳得更更是厲害。到底！是他呀！朋友！

「怎麼樣？」

「不成功，朋友。」

「但是一切都安排好了。你看，甚至我連包袱也帶來了。」

「我等一會告訴你。你不要失望，我們另找別的辦法。」

「人家不要我去當家庭教師爲什麼？」

「稍微耐性些。你一定要沈着點，沈着才能有成功。」

「我是沈着的，不過太難受了。」

他們沈默的走了一會。

「把你的包袱給我擊。」

「不重。」

他們又復含默着走了很久。

「挽着我的手臂，朋友，你不能够違背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的意思去謀一個家庭教師的位置。」——「她好蒼白呵，」他心裏想——「不要失掉勇氣，我的朋友，一切都會安排得好的。」

「有什麼安排？你說這些是安慰我的話。實在沒有一點法子想。」

「她的臉色多蒼白呵，」他在心裏反覆的暗嘆道。——「我包你有一個辦法就是。」

「什麼辦法？」

「等你平靜之後，再告訴你。要考慮它總得要冷靜。」

「馬上就說。在我不知道以前我不會冷靜的。」

「你太激動了。在這種狀況之下，你不能作一個鄭重的決定。明天下課後，我同你說。」

「這太長久了……」

「那我今晚上來。」

「不行。我不放你走。去同我們一道吃晚飯。飯後媽媽要睡覺。我們在那時好說話。」

「但是我同你一道回家，你媽媽要起疑心。」

「不管。你來。」

果然，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看見他們一同回家，非常的吃驚。她留心觀察

他們。

「我來通知你我明天不能來教課。我心裏煩惱，需要休息。」

「你有什麼事，德密特里·塞爾該奇，莫非和你的未婚妻有了失和的事，我希望不是的吧？」

「哦。不是，我很愛我的未婚妻，不過我要和她的父母鬧氣。」

「你這是怎麼講法，和她的家庭鬧氣，以前我聽你說她的家庭很好哩。」

「家庭有家庭的不同。別人對你要求的事超過了你的力量。」

「哦！原來是另外的事情，如果是關於金錢方面的，我明白你的困難。」

「原諒我的冒昧，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因為今天晚上我很煩悶，想在一個朋友的家裏快樂一會，請你許可我和你們一道用晚餐，並差遣瑪特里約娜出外買點東西。得力開爾的店鋪就在你們的附近，他那裏賣得上等的好酒。」

聽見這些話，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的爛皺着的面孔轉變得異樣的溫和。

「我的酒量很淺。」她慚愧的說。

薇娜躲進她的房間。

「我帶他來是妥當的嗎？媽媽很不相信的樣子緊眼睛死釘他。」
她起了自殺的念頭。

她聽見她母親的笑聲，和樂卜何夫的哈哈大笑。

「他們彼此有什麼可以說的？他說話的聲音倒不小。」

「我得留個字給他，對他的一切都實說了。我和他說過：「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真冒失！我蠢，我不明白。」

「不錯，巴黎的不幸的年青女子全都那樣作的。我也學她們一樣。那才有趣呢：他們一踏進門，到我的房裏，只見滿佈着帶綠色的氣體，什麼也瞧不着，鼻裏嗅到烟味，於是恐駭起來：「怎麼啦？薇洛奇加在那里？」媽媽大聲喊爸爸道：「你爲什麼還呆在那里，趕快來把窗子打破！」窗子打破了，他們發現我坐在

舞台上，腦袋低垂着，兩手捧住臉。「薇洛奇加！我不作聲。」薇洛奇加！呵！她斷氣了！——他們大家叫的叫，哭的哭，鬧將起來。那真滑稽，媽媽於是述說她是怎樣怎樣的心疼我。

「但是他呢，他要想念我的。我留個字給他吧。」

「對的，我就這樣做，我並不怕，我只等他告訴我他有什麼安全的辦法。他絕對沒有。他說有是寬我的心的。」

「且聽他的聲音多快活呀！也許他真的已經有了辦法。」

「薇洛奇加！來吃飯，」她的母親叫道。

桌上擺設着各種各樣的冷盆菜餚，上好的香檳，陳年白蘭地，「波馬耳」牌的葡萄酒，通是樂卜何夫送的。

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和巴費列·康斯黨提諾維奇從來沒有躬逢這樣的盛宴

「你應該稍微嘗點這樣好的陳年白蘭地，德密特里·塞爾該奇，」薇娜的母親說。

「我生平酒也喝得不算少，當我在困苦的時候，現在用不着再借酒來增加我的快樂了。」

但在席終吃點心的時候。瑪特里約娜捧上鮮美的咖啡蛋糕，和一瓶香檳，也同樣是樂卜何夫買來的，他說道：

「輪到我和你喝酒了，薇娜·巴夫洛夫娜，祝我的未婚妻和你的未婚夫的健康。」

「哦！這是可能的，這會是那樣的？」薇娜心想，她還不敢就相信她的幸福。

「願上帝降賜你未婚妻和薇洛奇加的未婚夫以大大的幸福，」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說。「我們兩個可憐的長者，上帝賜我們以快快看見女兒結婚的快樂。」

「那是不會遲延的。是嗎，薇娜·巴夫洛夫娜？」

「正是那回事哩。」薇娜暗想。

「你說一聲是，薇娜·巴夫洛夫娜。」

「是，」薇娜說。

「用不着瞞哄你的父母。喝呀，薇娜·巴夫洛夫娜，什麼都會有辦法的。我們碰杯。祝你已近的婚禮。」

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完全給感動了，巴費列·康斯黨提諾維奇眼裏含着淚。叫了茶來，但是薇娜的母親却告罪說她非去早睡不可。她讓樂卜何夫和她的丈夫喝茶，他不久也躺上矮榻睡着了。

薇娜竄進房裏，忍不住她的快樂。德密特里·塞爾該奇跟了進去：

「原諒我，薇娜·巴夫洛夫娜，」——他的聲音溫和而戰抖——「原諒我的

冒昧。你知道麼，沒有人能夠把一對夫婦分得開的，從這一點上想你可以自由了。

「朋友，你看，我淌眼淚，這是快樂的緣故。」

七

「薇娜奇加，你到哪里去？」

「我麼，媽媽？」她紅着臉。「我到紐斯基大街去。」

「我同你一道去。」

她們走到街上，薇娜招呼住一輛馬車。

「媽媽，我有話要對你講。」

「你有什麼話？」

「再會了，媽媽，你若果不生氣，明天再會。」

「我不懂。」

「我去找我的丈夫。從前天起我就同德密特里·塞爾該奇結婚了，」她一面說一面跳上車子。她把地址告訴車夫。「趕快開車！我多給你小帳。」

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呆站着，好似受了電擊，但不過是一會兒的事。她清醒轉來，她的暴怒全發洩來辱罵她的女兒。

「車夫，抓住她，醜態畜牲，該死的東西，……」

「你怕稍微喝了點兒酒吧，太太，」車夫帶着笑說。

她揮拳，振臂，雙足蹬地向車夫威脅。一羣人圍攔來看她。

「照顧我買顆檸檬解解你的酒，太太，」一個提水果籃子的少年喊道。

「不要聽他的，太太，」一個肉店的學徒對她說，「檸檬沒有用。還是讓心裏消口氣的好。儘管放些醜話出來，我也和你一樣的精通，我兩個人來吧，來呀

她終於安靜了，回到她的家裏去。

瑪特里約娜遭了她一頓毒打，她鑽到她主母的床下躲着，後來又輪到巴費列·康斯黨提諾維奇的身上。

聽見一聲叫「開飯啦」，女僕才從床下爬出來。大家一聲不響的吃着飯；從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的耳裏時常迸出一些不成語調的叫聲。結果她對她的丈夫道：

「你到東家那邊去，對她說你的女兒和這個魔鬼結婚是出於你的意見。你就說：『我做這件事是爲討你的歡喜。只有我的女人才是罪人，我是始終遵照着你的意旨行事的。這件婚姻全是我安排成功的。』」懂得了吧。」

「是，我懂得了。瑪利亞·亞列克西夫娜，你想得很周到。」

第二部

他們結婚已經三月了。兩人全都教課，生活僅僅可以敷衍，但要佈置一個家庭就還不夠。他們分租了兩間有家具的房間，房東是一對老年夫婦，他們覺得他兩人的生活方式十分特別。

「像我對你說過的一樣，伯脫夫娜，你自己怕也注意到，他們一道過活的好像是兄妹一般。」

「這是一個比較。在自己家人之間哪需得那樣客氣。」

「決沒有人見過吧，伯脫夫娜，一個丈夫不敢走進他的妻子的房間，爲的是

她的衣服沒有穿整齊？真是四不像！」

一天老媽媽對她的老頭子說：

「達尼利奇，你知道，我問過她哪。我對她說：『我問你點事情請你不要生氣，你們不是什麼宗派的嗎？』——『不是，』她說，『什麼原因使你這樣想？』

——『因為我不曉得怎樣稱呼你的合式，叫你夫人或是叫你小姐，你真的是同你的丈夫在一道麼？』她笑起來了：『當然囉。』——『不過爲什麼在你沒有打扮整齊的時候你不和他相見呢？』——『在我不方便的時候我也不願意和外人相見，你想我怎好不梳不洗就見我的丈夫，他是我比一切人更愛的？』」

「這到是真理呀，伯脫夫娜，人所以要垂涎別人家的女人，原因就爲看見她是在穿着齊楚的時候，而看見自己的是在容裝不整的時候。這在所羅門的聖書和寓言裏面寫着的。所羅門從前是一個很賢明的國王。」

他們很幸福。薇娜·巴夫洛夫娜無時不是愉快的。一天夜裏，在他們結婚後

的五個月，德密特里。塞爾該奇教了功課回家，察覺他的妻子特別的興奮而快樂。幾天以來，他已經注意到她的面龐上浮露着一種愉快的思想和溫柔的自尊心的表情。

「朋友，你有快樂不願意同我共享嗎？」

「願意的，不過要等兩天。等到定準之後，我會給你說。」

「什麼事？」

「呀，你忘記了我們的條約。決不作與問。等到定了我自然要說的。你的朋友奇爾沙諾夫知道了會歡喜，別的也一樣。」

一星期以後。

「我的親愛的，我要告訴你什麼事使得我高興了。你要指教我。你看，很久以來我就有心做點有益的事情。我已經找着了。我要組織一個縫衣女工生產合作社；這是很好的不是？」

「讓我親你的手，薇娜·巴夫洛夫娜！」

「等等，親愛的，等我成功以後。」

「到那時就不是我一個人的特權了，所有的人奇爾沙諾夫和其餘的朋友都要親你的手。在這以前，我有優先權。」

「強迫麼？我喊救啦。」

「喊！」

「我的親愛的，你太過分的褒獎我。你把這事情過於看重了。」

「我的朋友，你值得我這樣。我們大家都在說，我們只知道空口說，一點什麼也不會做，至於你，你是頂年青的一個，你做出了榜樣。」

薇娜把頭倚在她丈夫的胸膛上。他摟着親她。

「聰明的小腦子。」

「算了吧，我求你。你看，不能和你說一點話了。」

「算了就算了：說呀，我頂頂的好人。」

「不要這樣叫我，我禁止你！」

「那麼，我的可惡的人！」

她開始找了幾個熟練，聰明的女工。她不願使她們覺得突兀，一直到作了一月共同工作以後，她才對她們解說她的計劃：

「現在彼此都很熟識了，我可以說你們都是善良的女工，勇敢的女子。你們也不至於說我是糊塗人。所以我可以吐露我的心事。假如你們覺得有什麼不合情理的地方不要毫不加以思索就拋置在腦後。是這樣：

「有見識的人說我們可以組織一個縫衣女工生產合作社，在這社裏的工女比平常一般的所得的工資多。我於是想作個試驗。根據第一個月來看，這話好像是

正確的，我在你們原有的工資上給你們增加你們應該分得的紅利。」

她把她的各種簿記拿給她們看，裏面記着所有的收入，支出，以及住房的租金，電燈費，雜費的細帳。

「你們看，除了一切開支，我還剩有不少的錢，這就是紅利。這十次你們大家拿去分用。以後，我們再看是否有法子用得對於你們更有利益一點。」

女工們感激得不知怎樣說話。她又說道：

「現在我來給你們解說比較難懂的事：爲什麼我不把賺得的錢獨自留着和別的女裁縫一樣？第一因爲我丈夫和我，雖是不富有，我們却也不缺少什麼。我全付的熱心是在我打算和你們共同組織的工場上。這並不耗費我什麼，你們也不要以爲我打算從我的熱心上抽取利益。我經營使我愉快的事業，我得到不用金錢換來的快樂。我從那里得來的這種熱心？從書本裏。從書本裏我學會了勞工組織的新方法。就是目前我們所要做的。你們看，有的人想建築一幢美麗的房子，有的

栽種美麗的樹木，或者設立一個溫室園使眼睛舒適，至於在我，我要組織一所美麗的縫衣工場，使我的靈魂得到快樂。」

樂卜何夫生了病，他的朋友奇爾沙諾夫，是一個醫生，以極大的熱心爲他治療。親密的友誼在薇娜和他兩個人中間逐漸發生，他於是成了這個家庭裏的時常來往的客人。

決沒有一種嫉妒的感情損及樂卜何夫對薇娜的愛。他本沒有懷着佔有的觀念。而且些微一點勉強的意思在他也覺得是一種瀆犯。薇娜的幸福才是他不斷的操着心的事，只要多少使得她幸福，就是他生活中的極大的快事。不論距離或時間都不能把他和她隔離，因爲在他的腦裏無時不呈現着她的影像和她的思想。

他很高興看見奇爾沙諾夫具有藝術的知識，這是他所缺乏而偏是薇娜所最嗜

好的。

他時常叫他們兩人去聽音樂或進戲院，他却一心專注在他的工作上，他就去了也只感到諦視他的妻子的容貌的快樂。

奇爾沙諾夫感覺到由於藝術的同好所發生的危險。他一天一天的受着薇娜的有誘惑力的風致的影響，他決定要斷絕這關係。他以某種近情的理由為藉口，逐漸的減少他的過往。

三

慢慢的，不知不覺的，這種思想在薇娜的心裏成熟了。凡是關涉到奇爾沙諾夫的，他的溫柔的言語，他的動作，他的態度：盡都成爲不可消除的回憶。他的疏遠她的理由日甚一日的縈繞着她的心思；埋伏在她的靈魂深處的一個問題竟上浮到她的意識界：「爲什麼我要這樣的想念他？他對於我算是什麼人？」

一天晚上，薇娜。巴夫洛夫娜在房裏縫衣，心裏想着許多事，她的家務，她的工場，她的功課，女工，漸漸的，不知道爲什麼她的思想走向一天比一天的更甚的鈎攪着她的心的事情上去。「我怎麼了呵？」她的手指忘記抽針，縫的東西

從手上落到地下。她紅了臉，既而臉色轉成雪樣的白，她睜貓着兩眼。跑到她丈夫跟前，喘息着，哭着對他承認說：

「我愛他。」

他想要安慰她，便安靜的說道：

「那末，我的親愛的，你爲什麼要煩惱呢？」

「我不願意傷了你的感情，我要愛你。」

「努力，你看着。若果你做得到，更好。你安靜一點吧。你對我有極濃厚的愛情，你不至於傷我的感情的。」

他撫摸她的髮，她的頭，她的手。她漸漸的平靜了。在他，他老早看到這一切，他何嘗顯得鎮靜；不過她沒望見他的臉色。

「我簡直不要見他了，」薇娜·巴夫洛夫娜說。

「凡是對你合宜的你就做。等你平靜之後我們再談。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們

始終是朋友，這一點你是很明白的。把手給我。你看，你把我的手捏得多末緊。你記得，當我們約婚的時候，你對我說：「你要給我的自由。」你記一記我們第一次的談話。我們談到「愛一個人」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就是因他的快樂而快樂，見着他的幸福而自己感到幸福。凡是使你幸福的事都使我快樂。爲什麼你要煩惱？假如你沒有不幸，我的不幸從哪里來？」

她擁抱並吻他的丈夫，緊緊的貼在他身上反覆的說道：

「我要愛你，我的親愛的，我的唯一的人，我除了你不願愛別的人！」

「最好的感愛的方法是作工，」薇娜·巴夫洛夫娜心想。

她不離開她的工場，一直要延捱到天晚才回家。

內心的交戰是難熬的。她的容顏變得慘白了，不過在表面上她却是鎮靜的，甚至勉強着歡笑。樂卜何夫對此也很瞭然。

「薇洛奇加，」他對她說，「我們恰恰吻合了一句陳古的俗話：「鞋匠終歸

「穿破鞋。」我們教別人以生活上的經濟原則，我們却不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上。一個大家庭比幾個小家庭合算。假如我們和別的人一道生活，他們來和我們同住，我們要節省一半的用費。單是製造所的薪俸就是夠我們的開消，我可以不再去教那些使我厭惡的可詛咒的功課。單去研究科學。但是要我和我們合得來的人。你以為怎樣？」

薇娜·巴夫洛夫娜的眼裏含着一種懷疑的，憤怒的表情。

「我請你停止這一類的談話。這類的談話走了邊囉。」

「這是爲什麼呢，薇洛奇加？我只不過說的我們的金錢上的利益，並不值得可厭。我們又不是有錢人。我的工作太苦，一部分還使我厭惡。」

「這些曖昧的話是些什麼意思？」

薇娜·巴夫洛夫娜站起來：

「只快把你心裏想要說的話說出來吧！」

「我想說，顧慮到我們的利益，最好是……」

「閉嘴！我是受保護的人嗎？假如你再說下去，我要恨你！」

她盛氣的走向她的房內把門關起來。

這是他們第一次的也是最後一次的口角。

在深夜的時候，薇娜·巴夫洛夫娜走到她丈夫的房裏。

「我的親愛的，我對你說了些難堪的話。但是你不要生氣。你曉得的，我是在奮鬥。你不但不能幫助我，反而在我希望能夠抗拒正在爭鬥的那方面助威。」

「對不起，朋友。我做得太魯莽。氣已經消了。你願不願我們現在來討論？」

「有個條件，你不要衝撞我。我已經奮鬥得夠苦。」

「你錯啦，薇洛奇加。你的感情是你所想不到的真實，你應該感覺到過。」

「不，親愛的，我要愛你，我不能叫你受痛苦。」

「朋友，你希望對我好。你以為你不斷的折磨你自己，對於我是舒服或是有

益嗎！」

「親愛的，但是你那樣的愛我！」

「誠然，薇洛奇加，我很愛你。但我們兩個人都是了解什麼是愛情的人。愛情的意義不就是對於所愛的人要樂其所樂，愛其所愛？」

「不過，我的可憐的親愛的，要是我對於這種情感讓了步，你會痛苦，我自己想不到它怎麼會來在我心裏，我詛咒它！」

「怎麼來，和為什麼來同是一樣的。如今只有兩種選擇：或者是你痛苦，由於你痛苦而我也痛苦；或者是你不痛苦，我也不痛苦。」

「但是，親愛的，我不會痛苦的，那會過去的，你看着它會過去的。」

「我感謝你的努力，我敬重你這些努力，因為這表現着你有做出在你認為必要的事的毅力。那在你覺得必要，對我却不盡然。我知道你的處境比你本人還清楚。我曉得那沒有用處。不拘你怎樣盡力的奮鬥。對於這上面我的觀察的態度你

是知道的。這種態度是不可搖動而又是正確的，你也承認。你會欺瞞我？你會不再敬重我？不會的，對吧？並且，你對我的感情變了性質，難道就減低了？豈不多適得其反。因為我沒有成爲你的仇敵的緣故，這種感情反而會變得更強烈。你不用爲我憂心：我的生活不至於悲慘的，因爲你的幸福不會因了我而被剝奪，只這一點就夠了。在我對你說這一類的話時，我心裏很難過，在你聽我說時你也是難過。仔細考慮一下我所說的一切，薇洛奇加。」

奇爾沙諾夫醫生在醫院裏辛苦了一天之後，很晏的回到家裏，吃過飯。舒適的躺在一個棉軟的沙發上，抽着雪茄看書消遣。

樂卜何夫出其不意的走來。他勉強用着開玩笑的聲調說道：

「我沒有預先通知你就來了。攔攔你，亞歷山大；沒有辦法。有點事想和你鄭重的談談。」

「這是什麼道理？他已經猜着了？」奇爾沙諾夫心裏想。

「我們談一會，」樂卜何夫一邊坐一邊又說，「把眼睛瞧着我。」

「是了；他想說那件事，毫無疑義，」奇爾沙諾夫心裏想，同時用了鄭重的聲調說道：

「你聽，德密特里。我們是朋友。不過有些事哪怕就在朋友中間也不能容許。我請你停止這種談話。我現在並不打算要作一種重要的談話。並且也決不打算。」

他懷着敵意死死的瞧着他，好像對一個他懷疑爲有犯罪企圖的人似的。

「不說是不行的。」樂卜何夫以穩靜而又含糊的聲音說，「我知道你的用心。」

「閉嘴。我不許你這樣說，要是你不打算使我做你終身的敵人，要是你不想失掉我對你的敬重。」

「然而你從前却不怕失掉我對你的敬重，你記得不？現在一切都明瞭了。」
「德密特里，我請你走開，不然就是我走開。」

「你不能走。你想我是爲你的利益打算嗎？」

奇爾沙諾夫不作聲。

「我的處境是有利的。而你的就不然。我在表面上是完成了一個高尚的行爲。其實是純然愚妄的舉動。但是良心只許這樣作。我求你，亞歷山大，不要再繼續你這樣的用心。」

「怎麼？難道這不會太遲了嗎？原諒我，」奇爾沙諾夫趕忙的說。他自己不明白是悲還是喜使他激動着。

「不，你沒有懂得。不算很遲。一直到如今，還沒有過一點事。究竟會有什麼我們將來會明白。現在沒有什麼可以知道的。並且我也不明瞭你所說的是什麼，亞歷山大，我們彼此都不懂，是不是？我沒有什麼話對你說。現在我們的談話告終。我走了。不過在我和你告別的時候，我請你和從前一樣，時常來看望我們。再會。」

奇爾沙諾夫的臉瑟閃着憤怒的幽光。

「德密特里，你好像安了心叫我對你懷着一個輕蔑的念頭。」

「決不。但是你總得時常到我家裏來。難道說我們不是朋友？我的要求有什麼不合理？」

「我不能來。你在從事一件不合道理因而是醜惡的事情。我請你給我一個解

說，德密特里。」

「沒有什麼可以解說的。你居然爲了這些瑣事來光火。」

「不行，你不同我弄清楚，你就不能走。」

樂卜何夫又重新坐下。

「你拿什麼權利對我要求這爲困難的事？並且有什麼用？簡直是愚癡。好生把你腦子裏所有的浪漫譚克的空想一齊打掃乾淨。倘若不把我們現社會的精神狀態和習慣變更過，我們所認爲正常的生活絕對不會實現。這種社會終有一天要變

藉教育的力量感化的。但是在這之間，你還有權利擊斃人的命運去悲觀。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事，難道你不曉得，你瘋了嗎？」

「不，亞歷山大，我實在不懂得你何以對於一個朋友的簡單的要求懷着這種非常的意義，他不過請你不忘記他，時常去看他罷了。」

「那種要求是不體面的，我不做不體面的事。」

「這到很值得稱贊。不過一個人爲別一個人求快樂而不至煩擾到他自己，那麼所行是不背於他的利益的，因爲這在他自己本是感到幸福的。」

「都是些蠢話，德密特里。」

「還有一個問題。假如我們有了一種需要，遏抑它有什麼用處？只有張大它或者使它同着生命本身一起毀滅。」

「總有一天凡是人所需要的東西都可以得到滿足，不過我們還沒到那時候

「現在，我們假定有三個人。其中的一個有了秘密，他對第二個尤其是第三個隱瞞着；第二個人猜着了第一個人的秘密，對他說：『答應我所要求的事，或者對第三個揭穿你的秘密。』你想怎麼辦？」

奇爾沙諾夫蒼白着臉，把他的鬍鬚擰了好久。

「德密特里，你對我不懷着好意。」

「一點也不是。這下，說定了，你來看我們。」

奇爾沙諾夫惶惑的看了一陣他的指頭，然後他說道：

「我來，不過有一個條件。不要讓我單獨和你的妻子一道出去。」

「這是一個得罪我的條件，亞歷山大。你以為我當你是一個賊麼？」

「我不加你以這樣的侮辱。我毫不遲疑的可以把我的腦袋交在你的手裏。我於你也能有同樣的希望。」

「亞歷山大，你這話說得真妙。」

「送給你一個友。」

他們第一次互相抱吻。

第三部

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在聖彼堡，挨近莫斯科車站旁邊的一個旅館裏，發生了一次極大的騷動。出事的前一夜，旅館裏來了一個提着手提箱的旅客。他照例把護照交納之後，叫人給他送一壺茶和一份排骨到房間裏，並關照第二天早晨八點鐘去叫醒他。

等到用人去敲他的門，裏面却沒人答應。他用力敲，也依然沒有用。他擎支手杖用盡氣力再敲，總是沒有聲息。旅館的人員全都齊到了，又去報知旅館主人，他才決定當着警察面前把門打開。

屋子是空的，旅客不見了。警長走到一張桌子跟前，看見一張紙。上面用大字寫着：

「我在今夜十一點鐘走了，我不再歸來。夜裏兩點至三點鐘之間有人會從利特納亞橋上遇見我。請不用疑心任何人。」

「就是那件事了！」警長說，他於是對旅館主人敘說真的有人在利特納亞橋上聽見一聲手槍響。屍身找不着，只撈到一頂遮陽帽。

所有的人盡想着看那頂帽子，大家全證明說那是夜間的旅客所戴的。

同一天。挨近中午的時候，薇娜·巴夫洛夫娜在嘉米塔尼島。上尊爲消夏組來的一所小別墅裏，一面哼着歌一面縫衣服。

一個年青的女傭走進去。

「你看，瑪霞，我縫得多快，我差不多把袖頭都縫好了，這是我做來給你結婚時穿的，」薇娜·巴夫洛夫娜說。

「你給我縫的全都特別的好看。」

「我想過。新娘娘應當是特別美麗。」

「這里有你一封信。」

薇娜·巴夫洛夫娜呆住了：信封的上面印着彼得堡的郵戳。「怎麼的？他不是到了莫斯科嗎？」

她急忙的把信拆開，她的臉泛白，她的舉着信的手軟了。

「不，不可能，我讀錯了。」

她重新又讀，這一次她的圓睜不動的眼珠再離不開信紙，死釘在幾行字上，她的明澈的眼睛愈來愈模糊，信從她的無力的手裏落到縫衣桌上，她用手蒙住臉，於是嗚咽大哭起來。

「我做的什麼事！我做的什麼事！」

「薇洛奇加！你怎麼了呵！你是從來不哭的！」

奇爾沙諾夫團團細心細步的走進來。

「讀……信在桌上……」

她不哭了。她也不動，只是哽哽噎噎的。

他擎着信：他的臉色變白，他的手打戰，雖只二十上下的字他讀得極久：

「我打亂了你們的安寧。我法是因爲不要出面。不必爲我傷心；我是很愛你們兩人的，我對於我的決心很高興。永別了。」

他擦着他的額頭站了許久，繼後他擰他的鬍鬚，再後他望望他的外套的衣袖；終於，他理清了他的思緒，他到她的身邊，她還呆着不動，幾乎沒有呼吸，好

像落了魂一樣。他握着她的手：「薇洛奇加！」

她跳了起來，像觸了電似的，帶着恐怖叫了一聲，氣憤的把他推開：

「走開！不許沾惹我，你染着血！他的血流在你身上！我不忍看見它。我要離開你。我要走！你滾！」

在她面前的東西她全都推開，她把手向空中也亂推，忽然，她站立不穩，倒在一個沙發上，用手蒙着臉。

「他的血也染在我的身上！染在我的身上？你不是罪人。只有我才是……我才是！我做的什麼啊！我做的什麼啊！」

她哭得來喉嚨都塞住了。

「薇洛奇加！」他畏怯地叫道：「我的朋友！……」

他哽哽地以一種顫抖着的聲音說道：

「親愛的人，不要管我，過一點鐘你再來，我就會安靜了。遞杯水給我，你

走！」

他默默的依從了她。他走向他的房間，坐在他曾經歡愉的作過工的寫字台上，有一刻鐘充景他舉起他的筆……「處在這樣的時期當中應該知道鎮定自己；我是有毅力的，一切均會過去……那是會過去的。」他的筆尖在不知不覺中，在一篇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文章中間寫着：「她能忍受得住嗎？這太可怕了，幸福就從這裏來……。」

忽然，他聽見隔壁房間裏的聲音：

「親愛的，好了，我們來談罷。」——聲音低微，可是鎮定的。
他走了過去。

「親愛的，我們必須要分手。我已經下了決心。這是最難堪了。但我們會着面尤其難受。我是謀殺他的兇手。我因為你的緣故把他殺死了。」

「薇洛奇加，這不是你的過錯。」

「不許這樣說，不要替我隱瞞或是讓我健康。是嗎？我一個人才是一切的敵人！……你聽，朋友。我的決定是：我離開彼得堡，離開使我記起過去種種的地方。我把我所有的東西變賣了，所得的錢可以支持一些時候……往哪裏去？到伊威爾到里尼我都不知道，却也沒關係。我去找一些唱歌的功課來教授；只要我住在一個大墳墓我就去找。如果找不着，我就去謀一個家庭教師的位置。」

「我若望我不會有緊急的事情；假如偏偏又出了，我會來求你；你看，我並不拒絕你的幫助，朋友；這足以證明你於我永遠是親愛的……現在，我就告別了，永久的分別！你必須離開這裏，馬上走，馬上走，我當獨自一個人的時候覺得稍好過一點。明天我就不在這裏，你可以再來。我要到莫斯科去，到了那裏我再看看什麼地方找着教書的機會，就是我安身的地方。我不願意你到車站來送我。別了，我的親愛的，把手給我，這是我握牠的最後一次。」

他想吻她，可是她把他推開了。

「不，不這樣！決不可這樣！這樣是侮辱他，他！把你的手伸給我。」

在這一握手中，聚着他們所有的愛情。

他不放開她的手。

她把手縮回去。他不敢違拗她。

「原諒我，」她說，她的眼蘊滿柔情，她於是足步安詳的頭也不回走了。

經過三小時，奇爾沙諾夫走了以後，薇娜·巴夫洛夫娜略爲寧靜點，心裏想

：「我不能夠就這樣把合作社拋棄了。」

瑪霞走出花園的時候，聽見拉黑麥托夫，他已經繞着這座別墅巡迴了半個多

「你出去，瑪麗？有俄人幹攔嗎？」

「不錯，我要晚上才回來。我有許多事要辦。」

「薇娜·巴夫洛夫娜一個人在家裏？」

「是的，只是一個人。」

「我到她那裏去，我可以替代你。」

「我不待招請就自己來了，薇娜·巴夫洛夫娜」他開始說道：「但是我遇見亞歷山大·瑪忒維奇，我通統都知道。並且我決定晚上來和你談談。你或許有書要得着我幫忙的地方？」

「我就在辦公室，假如你有什麼事，請你喚我；假如有人敲門我會去開，關不到你麻煩。」

他走到隔壁房間裏，坐到寫字台面前，從衣袋裏掏出一大片麵包夾火腿，吃過之後，又喝了一瓶水。然後他走到書架前面，翻看上面的書籍：「這就是了。」

這就是了！」一本是達尼耶爾的豫言和聖約翰的默示錄。

他欣然的沈溺在這一冊彷彿經過一百年沒人讀的書本裏。

女朋友麥爾查諾瓦來了；她陪着薇娜流了些眼淚，她盡力勸慰她，並且答應接替合作社的職業，繼後又幫助她檢還收拾他的行李。拉黑麥托夫到麵包店買了餅乾來，把茶罐燒好，斟出茶，大家坐在桌子旁邊喝茶。

他對兩個悲泣着的女人說：

「既不爲醫治不好的身體上的痛苦，又不爲避免一種像受車刑一樣的痛苦的死，而去自殺；真是蠢得狠！」

他斟上第六杯茶，傾盡罐子裏貼底的牛乳，吃完其餘的餅乾，對兩個女人敬了禮，便回到辦公室。他重讀着默示錄考證。

將近九點鐘的時候，他去開門，讓進市政府的職員，進來通知薇娜·巴夫洛夫婦的丈夫在利特納亞橋上開槍自殺了。

他叫瑪霞去問薇娜·巴夫洛夫娜可不可以和她談話。她說可以。他以冷然的態度，毫不忙迫的走進去。

「薇娜·巴夫洛夫娜，現在我可以安慰你了，這時以前都是不可能的。我對你說我遇見亞歷山大·瑪忒維奇，並說我知道了一切。但是我可沒說過是誰告訴我的。我是從德密特里·塞爾該奇那里知道的。」

「德密特里·塞爾該奇？」

「他在我家逗留了兩個多鐘頭。他預先通知我他要來，要不然他就碰不着我。他把那個使你那樣痛苦的字條寫好以後，在我家裏待了兩點鐘。這是他……」

「怎麼？你明知道他要什麼，你竟沒有阻擋他？」

「我請你安靜點。你自然會安心的。不錯，我不會勸阻他，因為他的決心是

合理的……」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自己過一會就會看出來。他請我夜裏來和你談談，知道你一定很痛苦，他委託我向你辦一件事情，無論是感情，是懇求都不能夠叫我不辦。他早已看出來你要求着違背他的心願，他希望我不要因你的哀告讓步。所以要軟化我也沒有用的，我預先告訴你。這就是他「爲不要出面而去」時委託我的使命……」

「我的上帝！他做的什麼！你怎麼沒有拉住他？」

「在抱怨我以前，你須要明白這句話：「爲不要出面。」他在你收到的字條裏用過！我們也一樣的應用它，因爲它是很恰當而又選擇得合宜！」

在薇娜·巴夫洛夫娜的眼裏露着惶惑難解的意思：「我不懂。這些是什麼意思？」

「就這樣，我的意思是，依照着他的恰當的用語在她「爲不要出面」……」
薇娜·巴夫洛夫娜聽起來：

「在嗎？給我！你在這裏！不要讓我不滿意！」

「因為當時是需要如此的。你以後會讚賞這種道理。但是我首先得對你解說我所謂的「安慰的結果，」對於這，我們的談話是要達到的……」

「不要難爲我了，拿給我吧！」

「稍稍耐性點，德密特里託我拿給你看，可囑我不要給你留下……」

「怎麼？你不願意給我？」

「不，德密特里把我選上，顯然的就因爲別人處於我的地位一定會因了你的懇求讓步。」

「那末！拿給我看，快點給我看！」

「這封信是一封嚴重的信，牠不可留在任何人的手裏。我估定你要搶奪它。所以我一定要小心從事。」

他給德密特里一把椅子，壓他的約有半小時。

「坐在那裡去，你隔著讀。手放在膝頭上，並對我發誓在我拿信給你看的時候，你的手不拍起來。」

她一扭身坐下去，柔順的把手交叉地放在膝上，用着痛楚的不耐煩的聲音說

「我發誓不動！」

拉黑麥托夫把一張信紙攤在桌上。

剛剛她把眼光射到寫着的幾行字上，她忘記了她的誓言，她立即跳起來去搶。信紙不見了；拉黑麥托夫已經抓到他的手裏，高高的舉着。

「哈！我早已料到了，我何嘗把手鬆開，如果你稍微細心一點你可看得出。現在我不放手啦。」

薇娜·巴夫洛夫娜重新坐好，重新把手交叉在膝頭上。拉黑麥托夫重新把信放在她的膝上。她輕輕的讀着，讀了二十分鐘。拉黑麥托夫手按着紙，細心

的望着她。六分鐘過後。終於，薇娜與巴夫洛夫娜緩緩的抬起了手，這一次沒有懷着搶奪的心思，只不過把承蒙住她的眼睛。『他真好，他真好！』她說。

『我並不覺得他好。對於這點在我們最後這次談話中，我同他說過我的意見。他是託我把這張紙給你看，看了就燒掉。你已經記得了？』

『哦！讓我再看！』

薇娜，巴夫洛夫娜眼睛釘在紙上，不停的顫動，顯然的她在用心暗記，讀了又背，看刻是否記得。現在這封信連書法的細節都完全刻印在她的記憶裏面了：

『我並沒有自殺。我不過要逃開醫藥的眼光和給給一條復原之路。努力愛奮爾沙諾夫，他是值得你的愛的，你們應該快些。至於我，一個龐大的工作需要我。我要替自由的俄羅斯的建設寫上一塊基石。我捐助你們兩人。』

—— 奧卜何夫 ——

「現在我看你已經記得了。時間已經半夜，我還有話要對你說。」

薇娜·巴夫洛夫娜沒有聽見他的話，她一心專注在她的心事上。

拉黑麥托夫燃了一支蠟燭，把信燒了。

「呵！你做什麼？」薇娜·巴夫洛夫娜叫道。

「一定要燒掉，我已經有了抄樣。」

拉黑麥托夫坐下：

「現在聽我說。你打算走開。爲什麼？」

「假如樂卜何夫自殺了，我在彼得堡生活着太過於苦痛；這裏的多少紀念盡

引起我回憶到他！」

「你以爲在別處你的痛苦可以減少嗎？也許略微減少一點。不過把依戀着你的

的五十個人的命運置於危險中，這還可以成爲理由？」

拉黑麥托夫決了他的沈悶的莊嚴的際際，他說時帶着激烈而且有一種充滿

潘力說真真。

「不過我已經請求麥爾查諾瓦要她來代替我。」

「她擔任得起這事情？她還沒有拿出她的證明來。我對這事很懷疑。合作社難免要倒閉。你的走危害了五十個人的幸福。所有的一切全爲你的痛苦的一點點小和緩。對自己是何等的貼心周到，對別人是何等的無情呀！」

「真的。是我的錯，」薇娜·巴夫洛夫娜說着略帶一種嚴重的微笑。

「還不止此，」拉黑麥托夫說。「你，你現已經安靜了，你想到瑪霞在這時還熬着夜？然而你本知道她早上是起得很早的。好吧，我去告訴她叫她睡覺去。」

薇娜·巴夫洛夫娜顯出懊憐的神氣。

「好了，現在我去給你拿飯來，你一定餓了。」

「實在是，」她笑着說。

拉黑麥托夫叫瑪霞去拿。他從廚下取出冷肉，奶餅，一罐鹽漬香菌，然後把刀又擺上。

「拉黑麥托夫，你是我的長使。但是你何以等了一個整天不把信給我看？何以要折磨我到這末久？」

「因為要避免許多的懷疑。因為必得使旁人眼視著你的失望，讓自殺的消息廣佈出去。」

「你真狡猾，拉黑麥托夫！」

「不是我，是德密特里。塞爾該奇他週已安排給哈爾斯！」

「他真好！」薇娜·巴夫洛夫娜嘆息說。

「我們同意。我們且稍微看看。他的最後的行爲是對的，沒有謬誤。不過他還是免不了有過失，甚至於是夠大的過失。」

「我不會再這樣說，拉黑麥托夫，否則我就要生存的。」

「你反對麼？你要受罰。」

「罰我，罰我！拉黑麥托夫。」

「好，溫順值得受獎賞。不用說你有一瓶好酒。你很可以把牠喝下去。」他在葡萄酒櫥裏找着酒。給她斟了一小杯，他也點燃一支雪茄。

「你不喝？你叫我好生奇怪，拉黑麥托夫。你絲毫不像我所想像的人。爲什麼你平常是一個沈默寡言的怪物，今天又這樣高興呢？」

「薇娜·巴夫洛夫娜，我完成一個快樂的義務，爲什麼不該歡喜？但是爲什麼我在你的心裏依舊是一個陰鬱的怪物，我繼續對你的罪過加以攻擊。」

「我的罪過你找到了兩種：一是對於瑪霞的不關心，一是對於合作社的忽略。」

「第一種是輕微的，第二種可就重了。」

「你已經對我說過。」

「還沒有說得夠。怎麼！在建設一個機械的合作社的時候，你算是實現一個異常美妙的事業，一個第一次健全的勞工組織的試驗，對於我們社會主義思想的應用的可能給予一個顯著的證據，你如今才要甘冒失掉它的危險，將我們思想的光榮的聲譽化成它們的無用的證明！」

薇娜·巴夫洛夫娜的面龐因感動而通紅了。拉黑麥托夫心裏又覺得可憐她：

「我看得明白，你之所以居心冒犯這種罪過，是因你過分的煩惱的緣故。真正的罪人，是那個使你這樣深沈的沮喪的人。但你却不斷的唸道：「他多好！他多好！」」

「哦！你把我的痛苦統歸罪到他身上去！」

「當然啦。」

「這是我不應該有這種感情。我沒有居心找它，我努力在抑制它。」

「你不應該有！全不是。你的錯處不在這上面。這種感情在你和德密特里。」

塞爾該奇的個性發生衝突時不論以任何一種方式它都會發達起來。這感情的實質不是對於別一個人的愛；愛別人是它的結果；實質是你們的結合的不滿意。如果你們兩個當中的一個或全體都少受教育，性情凶狠，粗暴，這種感情就會以通常的形式產生：夫婦不和，不斷的毀傷，互相侵蝕，就如我們時常在大多數的婚姻裏面所見到的家庭的牢獄；這種情形，也制止不住對於別一個人的愛，不過愛了別人，主要點仍舊會是家庭的牢獄，相互的爭鬧。在你們當中不至發生這種情形，因為你們兩人都好，於是不滿足的表現取了別的一種溫和的最無妨礙的形式，就是愛一個別的人。不過我再三的給你說，本質還是不滿足，不滿足的原因由於你們個性的不同。等到你的已經成熟，你和德密特里·塞爾該奇就顯然的彼此不能相洽了。這是沒有什麼損害的。拿我來做個例吧，我並不是一個壞人，然而，你却不能和我一起生活，否則，幾天以後，你會給憂愁死的。」

「真的，」裁縫·巴夫洛夫大笑道。

「他並不是一個魯悶得像我一樣的怪物，但在實際上，你們的優性相差太遠。他自己應該比你先感覺到。他比你年紀大。他應該預防這種不滿足，不應該等到這種不滿足的結果。但你總說他好，他愛你。」

薇娜·巴夫洛夫娜攔阻他道：

「我不願意再聽你的了，拉黑麥托夫，你攻擊一個我對他有無窮盡的感激的人。」

「一定要聽我的，薇娜·巴夫洛夫娜，你要曉得當我認爲必要的時候，沒有人能夠避免和我談話。倘若一直到現在我把這些話一句也不對你說，是因為時候未到。你已經看見了我把德密特里·塞爾該奇的信擺在我的袋裏揣了九個鐘頭，我可以對你說我是在可憐你，我知道守口。」

薇娜·巴夫洛夫娜非常憤怒的叫道：

「閉嘴！拉黑麥托夫。我請你走出去。」

「這很好！」德金獎說。「不，薇娜·巴夫洛夫娜，你不要把我趕走得這麼容易。我早就預防好了。燒過的字是德密特里·塞爾該奇自己要寫的。還另有一張，經了我的請求他才寫的。這一張我可以給你留下，這並不是一個證據。拿去

薇娜·巴夫洛夫娜凝視着那張小紙：

「薇洛奇加，親愛的朋友：

凡是拉黑麥托夫對你所說的話你都要聽他的。我不知道他將對你說些什麼，然而我知道他決不會說出無益的言語。

你的D·L·七月十一日夜兩點鐘。」

薇娜·巴夫洛夫娜捧着字條親吻：

「爲什麼不早給我呢？」

「爲什麼？因爲一直到現在毫無必要。」

「天呀，你不懂得！爲給我以得到他在我們分手以後親手寫的幾行字的快樂

。」

「倘若專爲的這個，就不算得很重要了。」他含笑說。

「拉黑麥托夫！你在想方設計的使我生氣。」

「哈，這張字條在我們中間又成了一個新的爭論的題目。」他帶着開玩笑的口吻說，「我只有將牠收回來，燒掉，你很知道，你和我都是一般人在背後所說：『他們沒有一點是神聖的』的人。現在，你願意我再往下說嗎？」

「說，我不得不聽你的。」

拉黑麥托夫很沈着的說道：

「繼續將原。繼續聽着不會注意到一定有些機關的由這到那的線動着。」

因此發生了不好的結果。我們不能擊這點來歸咎於他，却也不能替他辯解。他明知道在極不相同的一男一女間的結合的不穩定。他應該給你準備着這點，而不應該讓你有精神上的擾亂，使你受到非常的痛苦。何以你甘心忍受那樣多的苦痛呢？因為要不住地受到分毫的煩惱。在這點上純然是一種想像。你怎麼能夠揣測到 he 會有煩惱？這是出自愚蠢，出自嫉妒！」

「你不容許嫉妒嗎？拉黑麥托夫。」

「有智慧的人沒有嫉妒。這是一種反自然的，錯誤的，卑劣的感情，這種感情把她的丈夫或是他的妻子看作不能借給人的衣服或是煙斗一般；嫉妒就是把人類當成他的財產，他的物件的這種觀念的結果。」

「假如我們不容許嫉妒，那就會使我們得到一些可怕的結局。」

「假如我們是甘作嫉妒的犧牲者的話。但是在已經從這種感情解放了的人，其結果就毫不可怕，甚至還不要緊。」

「你在宣傳不道德呵，拉黑麥托夫！」

「你說這種話，在你和德密特里·塞爾該奇共同生活了四年之後！這些地方就是他的錯處。你說，你每天吃幾次中飯？一次。何以不吃兩次？因為你的胃口是正常的。但是假使發了一種奇想，或者起了一種病態的慾念使你思多吃一次呢？是不是怕使某一個人難過你就忍住不吃？如果一個人要因而痛苦，或者竟阻攔你，你餓，你仍然會要吃，不過採用不好的方法，藏着慌慌張張的吃，弄得一身污濁。問題不是在道德與不道德，而是在認識背着人做的行爲是否一件好事。

「還能看重嫉妒的是些什麼樣的人？是優秀份子，是最好的，爲數不多的人，他們是些生有反抗不道德的天性的人。至於其餘的，這些推崇差不多不能維持他們，反而只使得他們奸狡，欺騙，就是變成壞人。你自己是知道的。

「現在我算是達到我來此的最後目的了：已經三點鐘；你要好生多睡。我對瑪霞說過要到十一點半鐘才喚醒你，吃早餐的時候，到車站的時候都告訴過她了

。當心不可讓瑪霞有功夫看出你的安靜的態度。你先走，奇爾沙諾夫會來和你聚齊，然後你和他再一道轉來。」

「對我是何等的細心周到呀！」

「有這樣的事！不要把人情都歸給他了；這不是他想到的，是我，」他臨走時說。

「你到什麼地方去？」

「去找他，幫他的忙。」

「我們跟你們一道去，奇爾沙諾夫和我，」薇娜·巴夫洛夫娜驟然熱情的說道。

「你們不能去，朋友，」拉黑麥托夫用着溫柔的聲音說，「你們對於我們的事業有妨害。我們的工作超過你們的力量。各人應該順着各人的個性去度他的生活。赴死不是屬於你們的事，你們生來爲的是生，組織它，美化它，消除愛情的

奴隸，提高親吻的尊嚴，使所有的愛人們了解沒有平衡，心裏不會純潔，心靈不會自由……你們是生活上的愛人……至於我們……」

「至於你們？」

「樂卜何夫和我，我們生來是爲戰鬥的……我們是思想上的情人……我們以作偉大的戰爭的許多冷酷的手段使我們和我們的劊子手同時消滅！別了！」……

薇娜把他拖住：

「你就這樣離開我，沒有一句親切的言語，僅僅的一下握手……並且我們也許是決不再見了。」

「說不定的，」拉黑麥托夫淒然的說。

寂靜了一陣。

過後，忽然一下，他對薇娜。巴夫洛夫娜說道：

「讓我來親你。」

於是他大踏步的走了。

三

後記

「何爲」的名字我在十六七歲的時候就知道了。後來聽說這書有英文譯本，曾託友人在倫敦，紐約等處覓求過，却沒有結果。一九二八年春天我在巴黎賽納河畔一家書攤上買到這書的法文譯本，書名改作了「姊妹」，但內容是一看便明白的。這法文譯本也早絕版了，我無意間得到牠，心裏的快樂自不必說。我那時在翻譯廖抗夫的短篇小說薇娜，司特普尼亞克的三十九號，蒲列魯克的爲了知識與自由的緣故，這都是描寫舊俄新女性的姿態的作品，我打算把何爲也譯出來，

● 英譯本名「一個重大的問題或何爲」在紐約的刊行，譯者爲 Nathan Haskell Dole。

現已絕版。

和牠們編在一起，印一本小冊子。然而後來滅亡的寫作佔去了我的時間，而且那幾篇譯稿寄回上海後也找不到發表的地方，那時候的雜誌編輯不會看得起我的文章，更沒有一家書店肯接受我的稿子。我便停止了何爲的翻譯，那時我已經開始譯了幾頁，但現在連那譯稿也不知道失落在什麼地方去了。一擱就是幾年，直到三個月前我整理破書，找出了這本何爲，拿給世彌和宗融看，他們都說願意翻譯，就把這事情拜託給他們，同時刊出預告，上面寫了兩個人的名字。世彌沒有失信，過了一個多月的光景，她就將稿子送來了，是這麼流暢的譯筆，又是她一個人翻譯的。我把譯稿仔細讀過一遍，在我算是了却一畝心願，我覺得很高興。

關於這本小書我還想說幾句話。我在俄國社會運動史話第一卷第六章裏面會論過牠，我寫了一個極簡略的節要，這和現在這譯本的內容不大相同。①我的節

① 奇爾沙諾夫據馬沙列克說是哲學家，但在這譯本裏却是醫生，而且克魯泡特金在俄國文

要是根據捷克，馬沙列克的俄羅斯精神第二卷第十四章寫的，馬沙列克對於俄國社會運動的知識之廣博，是無可懷疑的，他的著作裏面徵引何爲的處所甚多，而且有些對話還是這譯本裏所沒有的。③根據這兩點我們便可以斷定法文譯本只是一個節本。不過原本我們一時找不到，這節譯本又沒有支離破碎之處，並且從結

學的理想與現實中也說他是青年醫生。

● 譬如教娜賓行樂卜何夫的合理的利己主義，說他是冷的，平庸的，嚴酷的。樂卜何夫答道：「這理論是冷的，然而他教人怎樣去創舉溫暖。一根火柴是冷的，火柴匣子的邊也是冷的，然而在牠們裏面却含着火，牠會給人燒飯，而且使人身體溫暖。這理論是嚴酷的，然而倘使人們避從牠，他們就不再會做那些徒然無益的同情之可惡的玩具了。捏着刺勝針的手是不應該退縮的，因爲單純的同情對於病人並沒有一點好處。這理論是平庸的，然而牠揭示了生活的真正動機，而且只有在生活的真理中我們才會找出詩來。這一段話在這譯本裏就沒有。」

構方面看來，沒有那個近乎大團圓的結局，^①反而是更完美一點。所以我們也就以這節譯本爲滿足了。

這小說若從藝術的觀點來看，不免是很平常的作品。牠的結構不僅是非常簡單，而且很貧弱。^②然而牠對於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俄國男女青年却有過極大的影響，對於他們牠簡直是「一個天啓。」^③牠一出版馬上就成了俄國青年的綱領和福音，牠的確支配着，指導着當時青年男女的行動^④。

① 樂卜何夫假裝自殺而去美國，等到他對於薇娜的愛情冷淡了，便回到聖彼得堡與薇娜的女友結婚，兩家往來甚爲親密。這事情在馬沙列克的書裏也討論到，然而這譯本却没有，一定是被法譯者刪去了。我覺得這刪節倒是值得讚美的。

② 瓦利柴夫斯基在他的俄國文學史中說這小說缺乏藝術和詩的色彩。然而巧習尼雪夫斯基的藝術觀是「非美學的。」巧氏的詩的定義是：生活，活動與激情。他以爲生活本身才是美麗的。藝術只能幫助來說明生活，而決不能代替現實，也不能達到與現實同等的地位。

這小說的力量在於牠所闡明的理論，在於牠所描寫的實在論者（或虛無主義者）的典型。這無異乎給當時的青年男女指示一條道路，告訴他們應該做的事情。這小說裏的主人公，那些實在論者，又是唯物論者，實證論者，利己主義者。他們並不博學，然而却能科學地思索。他們是銳敏的觀察者，而且常常從他們的觀察得來合於邏輯的結論。他們把這實證的知識也應用到道德的方面去。因此

。巧氏的一個信徒還說：「一個鞋匠比拉斐耳（意大利名畫家）要高貴得多。」

⑤ 這小說是在監獄裏寫成的，出版後不久作者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在其後的二十年間他都以驕傲的態度過着困苦的放逐生活。他的崇高的人格感動了無數真實的男女青年。

⑥ 巧爾尼雪夫斯基說過：「真正的實證論者除了愛和高貴的心靈外，什麼也沒有了。」他的一個信徒者沙熱夫更說：「我們相信我們是爲人類的幸福奮鬥的。」可見所謂合理的利己主義是與自私自利不同。牠一方面尊重，而且主張個人的自由，權利，和創意性，他方面也傾向着共同的善與萬人的幸福。所以這合理的利己主義又可稱做利他的個人主義。

他們否定了一切過去的傳統和習俗。自然，質樸，直接，坦白，這是他們的口號，而且成了他們的生活的特徵。他們少說話，而寧願多實行，多學習；但是他們却喜歡彼此爭辯討論那些哲學的，社會的，政治的問題。他們中間也許有兩三個會抱着這實在論走於極端，但大多數的人都是誠摯的工作者，他們爲自己同時也爲同胞工作。他們當着一切困難的問題，處在一切困難的環境裏面，都能夠冷靜地思索而行動。

他們應該怎樣做呢？「何爲」的問題來了。一切都是很顯然的。社會應該根據自由社會主義的原理來組織過。一切制度必須與福利業的理想相合。這些理想應該用路易·布郎式的合作組織而且由人民的教育來實現，這不僅是依照福利業所指示的，同時還與湯文的計畫相合。

這可見巧爾尼雪夫斯基在何爲裏所闡明的理論並不是他的創見，他的論據還是從西歐的作者那里得來的。

有一點是應該特別提說的，就是巧氏在這裏還解決了幾個重要的婦女問題，（如爭自由求知識的問題等等，尤其是夫婦中間的關係這問題。）在俄國四十年代喬治桑是很時髦的，然而普式庚却借著達季安娜大胆地，獨立地處理了這問題。◎德魯景林的波林加不肯接受她丈夫的犧牲，而和他留在一起，那丈夫知道妻

◎達季安娜是普式庚的長詩愛佛金尼·阿涅金的女主人公。這一個鄉村的姑娘愛上了時髦的富家子阿涅金，他却並不注意她。她向他表示過她的真誠的愛，却被他拒絕，而且得了他一番教訓。後來她被母親逼著到了莫斯科，嫁給一個年老的將軍。他們夫婦到聖彼得堡，她在那裏成了交際社會的明星。在這時候阿涅金出現了。他遇着她，這一次是他瘋狂地愛上了她。他趁着一個機會向她表示他的愛情，她說：「阿涅金，那時我還年青，我想，人比現在還漂亮，而且我又愛你……可是一個鄉下姑娘的愛情在阿涅金是一點也不看準。」他完全不注意她……可是他現在為什麼又步步地跟着她呢？為什麼他會這樣地注意她呢？是不是因為她現在有錢，成了上流社會的人，在宮庭中又受著歡迎呢？

子愛着年青，熱情浪漫的加利奇，他原諒她，然而到底他患肺病死了。同樣赫爾岑在誰的罪過裏面使那個不幸的丈夫死於酒病。其他如岡察洛夫，屠格涅夫，阿斯特洛夫斯基諸人都在巧氏之前企圖來解決這問題。這一切的企圖都是失敗了的，因為沒有人敢來提出一個積極的答案。然而這問題是一個社會主義所不能忽視的。巧氏當然要根據他自己的立場來提出一個有力的解決了。

……但是在我，那一切的財富，那豪華的宮庭生活，我的一切的成功，我的那些富麗堂皇的房屋與宴會……在我，全是空虛！我甯願撇棄這討厭的衣裳，這種假裝，這一切的喧囂與光華，來換取數冊舊書，一所荒園，還有我那簡陋的茅舍，那些我們第一次相會的地方，還有我們對妻的墓場，我那可憐的乳母的墳墓旁邊有一個十字架和幾株蔭涼的樹木。……在那時候幸福是可以實現的！幸福是那麽逼近！……」她含着眼淚請他離開，她最後說：「我不能夠委身給你！我愛過你，我現在還愛你。然而我現在結了婚，我要遵守我的信誓。」

婦女問題在當時的俄國內是急待解決的。在尼古拉一世的治下女人從政治的壓迫所受到的苦楚並不減於男子。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就有不少的跟着丈夫到西伯利亞去。女人也分擔着男人的政治的渴望，一八五〇年塞瓦斯托頗叛亂中就有三百七十五個女人因參加叛亂被處死刑。一八六一年以來的革命運動更浸透了女性的血和淚。女人的求知識爭自由的渴望變成不能夠遏止的了，父與女的鬥爭已經以一個慘痛的姿態現露出來。女子的教育成了迫切的需要，而使政府也不得不於一八五八年開始創辦了女子學校。

巧氏的何為就是在這時期（一八六三年）出現的，他把握住了這現實，由此創造了新婦女的典型，表現了當時的年青女性的渴望，指示了她們應該有的觀念，應該走的道路。

這是七十幾年前的舊作了。然而這觀念，這道路在現今仍還是很新的。虛無主義。雖已成了過去的陳跡，但牠那「利他的個人主義」的精華依舊存在於那些

現今激動着歐美前進青年的社會思想中，對於我們的青年也應該有點幫助，所以這本小書的翻譯，雖無接受文學遺產的意義，却也自有其獨特的使命的。

一九三六年四月 巴金記

◎ 有些人把老子的無爲哲學或雷諾，費斯尼夫的懸觀哲學當作虛無主義，這是一個錯誤。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四日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一版

文化生活叢刊

第十一種
巴金主編

發行人
吳文林

文化
生活
出版
社

發行所

重慶
民國路
二十一號

成都
陝西街
一三八號
附五號

桂林
中北路
西一里
六號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何為

巧爾尼魯斯夫基著
世彌譯

實價拾貳元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世圖字第二九九五號

A87
10217



12.00

